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七千三百十五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九十六

玉帛

玉賦

有序

晉傅咸

易稱乾為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在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

萬物資生玉稟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實用罔極夫豈君子之是比蓋乃王度之所式其為

美也若此當其潛光荆野抱璞未理衆視之以為石獨
見知於卞子曠千載以遐棄倏一旦而見齒為有國之
偉寶禮神祇於明祀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己知
已之不可遇譬河清之難俟既已若此惟亦泣血而別
趾

玉賦

唐
仲之玄

眇坤珍之潛思察妙有之嘉生伊靈丘之產玉得天地
之純精超衆寶而惟美比君子而居貞含溫潤之麗色

抱清越之奇聲神光照廡高價連城瑜滅有私而不掩
珪美無心而自明爾乃太玄分儀洪纖是質瓊瑤琬琰
之殊號結綠懸黎之衆述五色相宣千名競出振鶴羽
以益鮮聳雞冠而增煥匪蒸栗之足侔何純漆之能亂
乃堅以守正妙以通微洪鑪不能易其色厚地不能瘞
其輝乍騰虹於白氣或見女以青衣山林孕之而含鬱
川瀆育之而漣漪昭靈神之景命啓聖哲之昌期無終
設漿而獲偶渭浦投釣而匡時復有逍遙人俗髣髴仙

府泛醴流膏崇臺結宇飛華崑閬之岫結影蓬瀛之浦
使人主齋戒班垂歎揚磨礮規矩華琬文章琢之為珪
下辨君臣之節合之為璧上連日月之光既展禮於天
地亦分榮於殿堂垂纓珮兮濟濟登臺輅兮鏘鏘入管
絃而流韻備樽俎而含芳然而運有屈伸時兼否泰當
其潛影幽阻抱璞荒外砭砭紛糅砂礫無汰空泥涅而
不緇何風雲之難會嗟夫雖天下至寶必俟鑿而後知
苟非人而妄進則按劍以興疑故卞和為之瀝泣鄒陽

為之銜悲夫物不可以銜賣將韞匱而藏之

受命寶賦

有序

唐

梁

肅

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蓋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於陳隋隋煬之遇禍也宇文化及盜之而西竇建德滅化及取焉易稱物不可以終否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而多歷年所自前代觀之受天明命則不求而得僭賊劫遷則

得之而失蓋神物之所在非徒然也抑又聞之鼎之輕重與璽之去留莫不視德之上下位之安否若恃寶命在已而愒心理耳漸乎危殆以負宸之尊被竊鉄之言當此時也此片玉耳復何為哉竊讀史氏感興亡之器愈微覲之類於是作受命寶賦若形制之小大厚薄則未始詳也故不備焉其辭曰

物之貴兮惟玉之英翕二氣以成形極百寶之純精卞氏得之三獻而後明當秦趙之抗衡挺高價於連城伊

玩好之所資微神器之鴻名及夫秦始皇稱皇削平六王
為龍為光追琢成章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始
也謂世有哲王傳國寶之無疆何逆天以暴物不及期
以降殃惟陰陽之運行終授受而不常隨素車與白馬
歸赤精於路旁逮夫漢業中微后族專命祿去公室世
移威柄實沙麓之遺瘵成巨君之篡害雖擲地以慷慨
終莫救夫顛沛俄漸臺之頽覆歷更始與赤眉咸庸懦
而不居卒亂長而禍滋洎四七之龍驤為火主以得之

遂祀漢以配天延二百之災輝苟非其人寶命不歸悼
桓靈之不嗣置天下於阽危既而赤伏道喪黃星兆發
雲雷遘屯朝社播越去乘輿而漂蕩入胥井以蕪沒披
草萊以拯之實功存乎武烈何典午之傾潰劉石盜以
自尊既江表之卜年遂歸明以去昏五世推移或亡或
存失得由道隋之并吞始負險以爭雄俄銜璧而來奔
惟大業之離阻由君昏而黷武豺狼呀以當路郊廟棄
而失主望夷之釁既發斯器淪於醜虜昊天有命眷我

高祖騫飛汾晉震疊闕輔雲行雨施雷動颺舉聖人既
作萬物斯覩於斯時也充德扇結束周碗跪帝謂文皇
陳師往伐如火烈烈如風發發牛口先撥虎牢則達致
四海於升平混車書以同轍惟神器之有在終告歸乎
魏闕考乎先王之統世也以文經天以武緯地觀象備
物從宜制器播而用之為天下利故曰大德曰生大寶
曰位位之升降唯道所至先王審其所以故為大於細
為難於易然後本不搖而末不墜安危之體鑒此而已

若夫符命之所加歷數之所歸莫不天人合發區宇樂
推休祥煥然靈命顯思是以有守有失動而悅隨苟貪
叨與僭亂莫不速禍而召危此玉也公路執持衆叛而
親離趙高引佩殿壞而身糜惟前軌之昭昭孰可幸捷
以取之若答曰吾皇有命如天有日傳寶在我昏庸自
佚則陸渾無問鼎之事歷代無奉璽之術苟思慮於廢
興故不既得而患失於戲天發禍機聖人定之天生神
物聖人用之唐哉皇哉大人造之子孫百代永言保之

鎮圭賦

以王者端拱四維
鎮寧為韻依次用

唐元稹

天子鎮圭十有二寸其長義在撫有十二州之域而為
億兆之王圭比德焉所以表特達之美鎮大名也有以
示彈壓之彊以之徵守則有土之臣至以之郵患則受
災之地康當守無為於南面朝日有事於東方乃會百
辟而執之班五瑞於來者作山龍之端表我則清光皎
然雜蒲穀以成行爾乃鞠躬如也想夫彤闕乍曉碧砌
生寒當玉座而高居狀中峰之冠瑤岫透鑪煙而迥出

意秋月之壓雲端是以聖后矜持庶寮瞻重安八荒於
術內故捧必當心握萬務於掌中故大不盈拱映冕旒
則璿樞星綴間黼黻而瓊枝花擁豈獨使威儀可觀亦
以明社稷有奉美哉聖人之制器也靡不有類銳上以
象天方下而法地備采章以盡飾瑑崇高而定位夫衆
色不可以雜施依方面之正者惟五羣山不可以咸寫
選域中之大者有四盡舉凡而得一故相傳而莫貳義
存敬慎道在底綏詳觀組約足辨操持俾經制之不亂

若繅藉之相維況國家備物繼周垂衣體舜自天有命
非因桐葉而封唐提象握機故配土行而執鎮豈唯傳
歷代之瑞寶抑亦彰受命之符信也重曰圭銳也睿作
思而百志靈鎮安也安於道而萬物寧亦嘗三復斯名
矣所以表道德之維馨若此則君為道之本器乃道之
形苟能據於道而依於德亦可執無名之璞而逍遙乎
大庭

鎮圭賦

以王者端拱四維
鎮寧為韻依次用

唐

蔣防

天鎮四野君尊萬方取威重以馭物在秉持而有章叶
和人神蓋先之於六瑞表正旒宸誠用之乎百王斯為
貴也寶之大者琢磨有耀溫潤無瑕天臨靜謐以我鎮
壓乎寰中帝德休明以我熠耀乎諸夏皓爾凝潔溫如
可觀蘊五德之符采寫四鎮之峰巒其色正其容端乃
直乃方象名山而守固不瑕不剝配王室以常安豈不
真姿有奉嘉名天寵遠以視其凝命近以彰其端拱大
而不瑑禮經匪尚其文華執之不回聖人無離其輕重

想夫始自良工成茲國器端乎掌握撫寧天地邦有六
瑞而圭列其初國有三山而象包其四穆穆之儀是佐
溫溫之德斯備所謂天子是毗邦國是維雲虹發色冰
雪成姿玉几臨朝承德音而有裕金門曉闢布寬政而
無私是知岱華恒衡之高自此而增峻琳琅琬琰之美
自此而發竒形抱素以呈妍聲含清而取振當照臨之
際曾不掩瑜在韜韞之時寧忘作鎮所以朝九有接萬
靈竒姿粲粲衆彩熒熒大禹成功垂芳於帝典吾君致

理酌憲於國經故曰觀一圭之質見四鎮之形觀一夫
之政見萬國之寧儒臣賦鎮圭之事敢大揚於王庭

信圭賦

以分形立象於
以保身為韻

唐

張仲素

瑟彼信圭諸侯是執當大君之辨等與五玉而咸集皎
以式孚堅如特立錫山川以為瑞在享獻而增襲將特
比德以省躬豈獨退揚而進揖懿夫潔白其質縝密其
文得儀形之是表敘羔鴈以成羣玷絕可磨不媿南容
之復性惟特達每勞宣代之分則而效之惟其嘉矣觀

正直可以行化取毀方於馬克已至若左右佩珩淒鏘
宮徵寧同乎信以守之豈嗟乎不我屑以韋弦可譬琮
璧自殊乎尹旁達陽采外敷因追琢以為用諒小人之
合符韞以保焉匪沽諸善價省其人也宜賦以生芻此
乃邦之令典孰可已乎捧當心而措於掌足以見古人
之象稟溫潤而洞晶熒於以彰文物之形色配彼蒼示
不言之信神如此鑒同明德之馨所以掌節是司藉之
乎縑與蒲穀而齊列冀邦家之永保比楚王之無瑕晒

夏璜之有考或以圭為瑞或以象為珍傳命自同於符璽達情可接於君臣稽彼前典光輝日新念君子之作誠宜近取諸乎身

六瑞賦

以儉故能廣被
褐懷玉為韻

唐
李子卿

昔先王之朝列位也宴以示慈惠享以訓恭儉故六瑞之等差為百僚之形檢將以守官有序而亦在瑕無掩其質不昧特明乎等威其義則深無管乎褒貶然而珪璧列布方圓為度煥彼憲章請徵其故且五節之制以

瑞為恒美王者有逮下之德而鎮圭是增庶存乎可大
可久仍契乎不騫不崩追琢斯成伊桓伊信會朝是執
惟股惟肱伯寘躬以式禮予揖穀以旌能況不闕一於
蒲璧固知夫六瑞之道斯弘若乃伯禹塗山千載攸仰
率土肆覲普天歸往獻替之道若木從繩朝宗之心猶
風召響棣棣之威儀是浹愔愔之德音克廣徵往會之
有倫信斯瑞之所獎洎夫道德浸微君臣失義或求車
棄禮或舉烽成偽出而非正為丘明所羞召之河陽則

文宣興刺九服自失其序四海莫由光被徒以彼翟為
好仇豈用我珪為嘉瑞不休哉否不可終道窮斯達我
國家崇儀式禮敦本棄末三起衣荷再徵被褐執玉既
翼其左右班瑞仍霑於造闕美其四時展禮百神允懷
奉珪以拜亦授鎮之力孰云祈年而諧則知禮之所貴
莫先於玉發六瑞於周典冠二生於舜錄其難致也恥
應連城之價不易知焉甘則三獻之足儻未逢至鑿之
所珍誰辨混沙以雌伏者哉

珪璋特達賦

唐楊諫

稽上古之貴德考先賢之立言偉珪璋之挺異同君子
之不諛是以先王之制斯器也不資於瑱珉而采之於
璵璠欲使執之者比德佩之者克念自然威儀式序而
有要有倫班秩以明而不濫不僭徒觀夫貂蟬巍峩以
耀彩組綬輝映以生文使夫閱信義堅貞以守職感瑕
瑜不掩以事君故能靖恭厥位克舉其勲豈不由珪璋
與賢哲相成其業曠千古而流芬則聖哲之創物也誠

有足而稱云原夫代人莫識荆山之裏藏精淪滓為寶
未用多歷年祀笑瓦礫之相和喜蘭蓀之狎士嗟乎道
不常屈終收卞子礪錯而真實自然拂拭而夜光特起
悲楚君之瞽昧曷砮砮之能似既而玉人攻治珪璋自
尊短長有制規矩攸存其聲清越其潤溫溫處掌握而
升玉砌隨佩服而列金門暉映增美炯然自持涵瑞日
之洞澈凜寒風之淒其然後知至寶之成器允夫天下
之不疑亦猶賢人君子遭遇惟時有強學懷書清規皎

如以不貪為寶思琢磨自居感珪璋之特達期哲人之
吹噓

石韞玉賦

以溫潤積中英
華發外為韻

唐
白行簡

高山穹崇山有石兮玉在其中物不能自珍繇千載而
抵飛鵲寶所以為異貫四時而見白虹積苔文而外翳
涵冰形而內融煥乎有文既自抱其堅白敦兮在璞將
有俟於磨礲嗟夫委質含章藏暉晦跡閎竒文於特達
韜善價於今昔棄他山之下未得輝乎滿堂泛渭水之

中誰復知其盈尺混清潤以潛穎託層崖而委積愛而
不見雖類懷寶迷邦和而不同終辨我心匪石懿夫石
惟鎮密玉乃堅貞孕明含粹養素挺英包其蒙詎覩蕊
兮之色藏於密誰識訕然之聲徒觀夫明其內晦其外
諒可久而可大見其素隱其華若去泰而去奢形委順
而可轉心抱忠而無瑕闇然而彰同夫珠媚於水光而
不耀異乎金在於沙爾其玉方蘊藏石未磨磷氣中潛
以育德色旁達而示信處於鑿鑿則水折而方流依彼

巖巖亦山輝而未潤照廡之光尚戢截肪之色空存昧
識者但見其落落精鑿者方辨其温温石不能言莫遇
琢磨之力玉未成器難逢拂拭之恩則知至寶在乎藏
真至德惡夫自伐剗其心而白不受彩實其腹而間不
容髮客有愛此堅貞想其清越歎時俗之莫顧惜輝華
之潛發儻見采於一拳庶無虞於再刖

石韞玉賦

以淳粹積中英
華發外為韻

唐

李

瑾

客有感物而憤激何彼連城之珍尚韞他山之石嗤宋

人之謬好嗟卞子之未覲抱昭質而陸沈絨異彩而塵積則知時有興廢道有窮通以彼十德之美處斯一拳之中光未施於照廡氣潛發於如虹知識真者希故處幽自秘莫覩縝密空含精粹良工未遇曷溢目之可觀高價儻來將無脛而自至其窮也類獨善以自守其出也比兼濟而為利誠宜取貴於人資琢成器也今用晦而明抱素含英慮以俱焚每懼崑岡之火俟乎入用自憐物產之精豈直潤木有所輝山可名惜冲鑒之未臨

倦凡目之見忽徒在山而斯久獨蒙垢而未發麗質可
嘉采實損華居其中誰謂困乎石藏於密非曰匿其瑕
是知物變則通否極將泰彼含章而混跡由因中而表
外當今庶類歸真萬物化淳地不藏寶山將貢珍豈使
永韞光於散地獨埋照於窮塵願鑿石出於竒璞知乎
希代之無鄰

石韞玉賦

以清潤積中光
華外發為韻

唐
歐陽詹

荆山之石兮玉在其中和氏未遇兮追師不攻內抱貞

明蓄珪璋而自異外封磽确與砮礪而攸同紛爾千峰
塊然一石石居山而有類玉處胎而無跡昭彰奇彩象
鸞鏡之猶埋特達英姿狀蟻珠之未拆齊草木之偕賤
疊泥沙而共積瓌材則韞精氣時揚結白虹於林薄浮
清氣於巖岡多見已形空知六瑞之貴罕窮未朕誰分
十仞之光混瘞嵌巖沈蒙翳蒼同夫有智懷其有以若
無侔彼不爭守厥屯而俟泰明其內晦其外將藏器以
待知不干物以招害原夫石則稱堅而可轉玉則受琢

而凝清日遇良工一則有順而無固時惟哲后一則無
脛而前呈我唐文武建元成康紹胤獲王母之玉琯致
淮夷之琛賈向華池而效色從溫樹以流潤伊抱璞之
未聞亦梯山之自進佳梁糝粃黃金在沙必簸糠而颺
礫冀取實以除華雕琢儻行輝章希發願同三獻之納
庶免再來之則

韞玉求價賦

以韞匱藏諸沽
求善價為韻

唐

獨孤授

物有可為之感憤彼玉也則良寶而斯韞豈不以識貞

或寡至真難驚白虹之氣莫通玄圃之英久伏精鑒頗期於卞氏無厭匪及於虞叔懷特達之性豈傷於山抱堅剛之姿寧毀於匱雪澤膏光陰中之陽工成六器色備五方是飾容乘乎車服亦將頒瑞於侯王表其華同貞士之素履韞於密叶至人之退藏誠異乎石處而以居可比夫處實而若虛我則物之貴者彼宜力以求諸惟賢有孚豈名是沽佩諸身可以節君之步執於手可以息君之趨或稱之以琬琰或嘉之以瑾瑜韞匱如將

於慢藏匪瑕之匿連城儻用之善價何脛之無是知接
神祇者必我之由奉朝聘者亦我之求雖含光之未發
信入用而則周伊入用也理均乎兼濟其含光也義等
乎獨善詎若韞鄭鼠之足嗤寧燕石而莫辨有客感而
歎曰玉也者固可取貴乎天下今不售於人猶獨高其
價垂大賢之盛德非小禮之能捨故有偃蹇當時沈冥
委化必使反荆王之深惑審田文之見詐則美玉器而
髦士官豈徒埋身而照夜

沽美玉賦

以懷寶迷時豈
曰君子為韻

唐

白行簡

美矣哉有玉於茲不磷不緇而藏則傷乎祕寶懷而
匿又慮乎失時是以露瑤華之炯爾就朝市而沽之且
以辨玉璞之名且以見至珍之道耀盈尺之燦燦彰合
拱之皓皓使思之者覩於貞清仰之者知乎堅好首六
瑞以為瑞排衆寶而稱寶然後厥聲載路厥價載聞蘊
十德以光代先駟馬以薦君亦何必隱映其華韜藏其
美行於魯謂迷邦之士入於宋比越鄉之子豈獨用為

薦神亦自以為厲已且時見玉而既重玉待時而以諧
獻楚之忠誠必賞求秦之價直非乖自可覆之於匱鬻
之於懷間彼琅玕照追師之筭離於衣褐裨天子之階
寧令善價不再良辰無幾且遠於簪裾永疎於筐篚夫
然則玉工貽誚君子不韞韞藏之則爾能求沽之則吾
豈如垂棘之璧不琢之珪亦當出彼巖石鬻此規攜是
以百爾之行一與之齊未有玉逢價而更惜士於時而
自迷然則事有可而必行辭有為而焉說道既危而思

隱善求顧而無伐故沽玉者尊於賜言待價者存乎予
曰沽哉於斯文而蓋闕

良玉出匱賦

以藏輝久矣善
價今來為韻

唐
嚴楚封

美玉於斯兮韞匱未揚閱其質韞其光寧處幽而遂久
將發蒙之可望貞必俟時奚甘其隱伏實實稀代安得
而蓋藏勿謂愛之而不見願使闇然而後彰比事詎同
乎剖蚌契已可侔乎釣璜其始也不琢而成效珍可喜
絢彩旁射寒煙溢起辭礦璞而山輝乍無受緘滕而虹

氣未已同被褐之內朗類守墨之中美君方固高錡彼
孰得而沽諸君儻力提攜必同茲而出矣於是至寶將
啓良工肯來目力深昧心源獨裁念孤貞之特達聊徒
倚以徘徊將發蒙之是思玉不得不發苟開物以為務
匱不得不開既而真質騰精孤光盈手貞非受采明不
容垢希成器而入用因比德而見厚荷拂拭於惟新忘
沈淪之永久温其朗潤動有清輝知照廡而識之者異
將抵鵲而用之者非用如之何規模之下為環而循理

不盡製佩而流韻相借在昔退藏於密何敢稱珍幸今
顧盼生光終希善價乃知良玉之比也重出匱之義也
深雖寓言於彼而察人在今欲使出處有節貞方其心
無毀匱之嗟誠非肆志起生芻之詠寧懼陸沈則有報
匪瓊玖器慙瑚璉儻雕琢之見嘉庶英華之獨善

良玉不琢賦

以姿質溫潤無
假雕刻為韻

唐

崔咸

惟玉也稟堅白惟琢也散貞姿璞且無瑕可重其良者
德斯有比不在於文之故以素為貴也任其自然之資

則追琢其章不得以曲肆其巧特達之節不得以無飾而疑懿夫蓄溫潤以生輝見精神於照室發虹氣彰皓質欲磨不可每清貞以自持其美孔嘉在切磋而何必體乎智而其理以密合乎仁而其色斯溫既有求於剖璞寧不憚於焚崑諒成器之罔念固全真之可敦嗤獻斗員來終見碎於亞父鄙成環可佩俾獲罪於叔孫含其章積其潤恥從飾以變質豈匿瑕而為吝將奪價於連城笑如泥於利刃所寶者道不在其沽幸可貴於君

子非賈害於匹夫流水之文記其方兮斯有他山之錯
施其用子則無美可同於韞匱嫌匪生於掩瑜秉不磷
不緇之道陋為珪為璧之徒則知玉之美者是吾寶也
異宋人越鄉之患司城安得而使攻類晉侯外府之珍
虞道固知而可假雖天子賜珪於朝亦琢亦雕諸侯受
瑞於國亦磨亦刻所以尚其名尊其德豈徒文被褐之
懷飾截肪之色又有一拳可尚三獻未識俟覽者而求
旃冀善價而不忒

良玉比君子賦

以精光 茲色 炬
絕寶圖 為韻

唐暢 瑾

白虹為氣太陽為精堅其實孕其明卞子識之而曰至
寶他山之石攻而挺英融雪華於潛潤洞冰彩而凝清
彼其良玉焜焜煌煌瑩若既無績密燦乎其有文章積
千金而比價掩十城以騰光將以配君子比皇王豈徒
潤林薄蘊壘岡而已哉伊何配之溫潤含茲瑕穢不匿
貞心固持性自然也灼而不變質有餘也溫而不緇溫
以作德成我邦式天子展四時之儀庶官修五等之職

珪以為瑞佩以比德上下有軌尊卑有翼既山水節其
文玄蒼差其色四者爰備勞逸是主民也事也右叶於
角徵君也物也左諧於宮羽反而規旋而矩其志不散
其容斯取況居則設朝則結進退鏘鳴抑揚罄折禮樂
之儀著非僻之心絕是則維身允固惟玉不撤且駭雞
之珍驪龍之寶雖施其豔煥其藻但侈於庶心何補於
王道豈若玉之義也深乎博乎詩人以生芻取喻賢則
高矣孔氏以佩環讓德謙莫比夫故藏之瑞府偶之河

圖奉之者生敬執之者不趨幸無棄於照廡得一獻而
論都

青玉案賦

以報之貞亮因
物瑩心為韻

唐

張餘慶

當羣物之具陳唯玉案而是珍青瑩自乎天產追琢資
於匠人呈形而色有溫潤成器而道無緇磷由是功倍
几杖質殊琳珉當施設之不倦幸發揮而有因顧瞻之
時愛苔色之增麗拂拭之後覺花文之轉新振彼高價
膺茲美名潔其內而冰徹虛其中而砥平嘉韞積之資

忽雕鐫而有立以出藍之色作治瑩而斯成美乎克玩
好守堅貞小大合度高卑有程諒當人而可託信在物
之惟精厠彼華筵雲母之屏邊色麗置乎虛室瑠璃之
牕下寒生玉貌宜臨丹心可瑩成其高而有足歷其遠
而有脛將以表青骨傳素心既捧執以來此亦保持而
在今甘寢之時虛色而空憐角枕閒居之處凝光而但
對瑤琴是宜君子之好用資端操質美而微瑕莫容色
淨而纖埃不到况能坦蕩而為物以俟依憑而寄傲伊

錦繡之段誠可見投此瓊玖之珍是宜相報平居之時
中心甚夷當卓爾而空承簡牘忽藏諸而遂映簾帷見
賢之眼惟永日而觀矣比德之心可終朝而用之則知
瑰麗之狀物無以尚欲隨時而共美因體物而先唱空
附識真之人將一鑒其瀏亮

玉斗賦

以他山之玉琢
成寶器為韻

唐敬

括

玉以至寶見珍斗以至平為器聚圭合而成量瑩瑜瑕
以表義蘊石而山谷增輝握樞而春秋定位祕以重璞

攻以他山中虛有待旁達無間內倍殊壁外圓若環用
之則稱物平施運之則含照自間燕石既分楚圭未剝
平準獻度良工就琢剡則為璋合而成鼓口應吐納柄
隨把握有異擊刁漢營進綴趙幄議其遠邇曾是悠邈
特達垂名切磋有成炯光月皎洞徹冰清揣摩律度比
較權衡法帝車之杓如軒如輶較嘉量之趾不縮不盈
至若劉項爭帝龍蛇起陸楚塞瞻烏秦原逐鹿羽輕灞
上之敵漢厄鴻門之酷亞夫按劍張良獻玉雖碎斗以

稜威終拔山而取辱比德者何邀功則多佩服惟允關
石用和既執契而不遠諒求仁而靡他爾以至公秉彝
我以不貪為寶扣之則清越流響祕之則含弘守道光
照廡以如虹價連城而無考豈徒玉卮無當冰壺見杲
而已是以在天成象在物可師立身而溫潤無匹應用
而盈虛有時當為國器藏諸有司若暴新之所執吾何
以則而象之

攻玉賦

以他山之石為韻

唐趙昂

有美玉於斯有工人在茲玉待人而成器人舍玉而何之於是施其巧審其思事必堅決心無墜虧再視再度以蒙夫精鑿匪瑕匪劇寧有於吾欺向無質直之性琬琰之姿特達人許清貞自持則大匠不顧天材或遺亦何知入之於火也不變其色投之於泥也不染其緇維彼良工見此多惜直以為珽圓而作璧無枉纖毫皆知所適遇今晨之發彩冀入珪璋察往日之屈蒙期分玉石於是虹氣于白雞冠與赤執之以禮故有藉而見文

受之必齊非許城而不易若然者玉隱於石玉無憚於
可磨玄黃糝色山水騰波但因時而獲賞敢輕議乎其
他人未我知甘無言於見棄賢能相達將不索而謂何
況乎玉之寡珉之多夫子有比德之歎卞生為追怨之
歌曰昔之玉在石石在山山有玉子隱其間今則石為
錯玉為環環亦獻子君解顏遂與生芻為比與郤桂同
攀豈辛勤於道路徒抱泣於荆蠻

被褐懷玉賦

以君子藏器
待時為韻

唐

王

起

玉者貴而絕倫褐者賤而無文何祕質之用晦空寘懷
而不分蓋以潛錯落蓄氛氳善價斯待韞光莫聞詎見
識於和氏而包羞乎楚君當其組織初成彌縫已備馬
褐同色牛衣齊類徒觀代藍縷配顛顛為卒歲之資有
禦寒之利殊不知雪影斯積冰光所萃溫潤潛穎特達
藏器自同韞匱之深莫發連城之貴青蠅欲點礙羽翼
而却還白虹始騰隔領袖而猶祕是知玉人獲也用之
而彰褐父得也舍之則藏外不婁而不曳中如璧而如

璋隨於人誰謂無脛映於體乍若疑肪自有同夫蘊石
亦何虞於越鄉我亦思古人展矣君子既效此而比德
亦念茲而行已固將匿彩於圭瓚合音於宮徵懼秦趙
之奪我則掩荆山之輝恥虞虢之爭我則藏垂棘之美
宜乎琢磨是賴清貞勿改映胷襟而發光雜山水而騰
彩成器而服之無斲開衽而沽諸有待信可以價奪衆
珍名高四海然後被其惡衣懷以待時有老氏之誠無
司城之辭苟釋褐之茲始當獻玉而無疑

以玉抵鵲賦

唐張環

夫何荆山之崔嵬而美玉之在哉匿精輝於朗璞浮煙
潤於崇隈連壤石以熠熠雜冰霰之皚皚未登光於瑞
府畏委質於瑤臺嗟野人之屢獻而楚王之猶猜此昭
昭焉曾不識寶之為寶彼默默者焉知乎才與不才於
戲亂玉者珉奪朱者紫以斯為賤亦孔之恥含白虹而
靡察偶烏鵲而爰抵徒嬉戲以起予非特達而知己向
使早遇鄭客先逢罕氏則必待價而沽命工而理剖以

為寶有珪璋之秉焉握而為珍胡瓦礫之投矣然後式
我王度比於君子其故何哉用之而已類傅版築以滅
跡呂垂緡而退趾忽殷帝以賚予復周王之至爾由匹
夫以登良弼自孤叟而參多士豈非貴本於賤泰更於
否觀彼玉之屈伸實伊人之行止則玉累形者璞人厄
才者命投沙有去國之賢懷寶為問津之聖苟或秉屯
受蹇雖異物而同病然而人韜素德我獨文行用晦可
以為明以蒙可為養正將有待於潛隱夫何取於奔競

始用仰衣冠之駿德美銓藻之鴻柄清鑒雲披虛懷冰
映大拾遺寶高懸明鏡典我權衡於斯為盛別有被褐
蘊真而立伊投人之或誤乃按劍而適及昔同六鷁過
宋都而退飛今隨乘鴈赴陸海而遙集振羽翰而有待
搏扶搖而高戢慙巧媚以為容恥空言而取級是宜不
迨敢當玄圃之中玷則可磨希復白圭之什儻或傾五
都以置珍獻萬乘而為執則玉乎玉乎無復向時之泣

白環賦

唐
杜 顏

羣玉之山予居帝臺之列仙采瓊華兮永久事雕琢予
窮年青熒若水白氣如天剖以崑山之石洗以瑤池之
泉弄影長嘯薰風颼然知東夏有德而虞舜之賢受禘
清以出震服中和以御乾乃馳縞鹿與使者奉白環而
獻焉玉華溫潤玉理精堅英光千以旁達肉好一以虛
圓晶晶霜皎田田月懸分清輝於綺殿失皓質於瓊筵
賞三朝之盛禮恒五玉而來覲彼昭華之珍予焉往延
喜之珪予誰錫亦所謂歸有虞之理功告大禹之成績

美矣哉撫運兮天寶至大素皓子聖人之瑞非天則莫
之與非聖則莫之致琬無芒而未匹璧有美而奚類以
和柔剛以配忠義亂曰白羽之白輕只白雪之白消矣
未若茲環之有用鎮如栗而未已至德竭而閔質帝道
亨而薦祉豈我隨時翰運與物終始茲大政子揚大德
使吾君佩子千萬祀

黃雀報白環賦

以靈禽感德報
以白環為韻

唐

張仲素

徵晦明於異域聞庶類之酬德彼黃雀之懼害遇青衿

而見惻有纖微之陋體無彩翠之奇色投林苦鴟鳶之
患墜地逢螻蟻之食情懷舊匹尚有啁噍之音自戀故
枝難舉翩翩之翼感之奚止曰楊氏子取於步武之內
寘彼巾箱之裏全而育之焉知所以洎養羽之再就方
銜恩而決起黃花受哺寧同食椹之懷白壁來酬用記
封公之祉言徵其事載赫厥靈表齊諧之異志合漢史
之祥經倏去之時既入羣而多類重來之夕方詭狀以
呈形稱仙使而報德何偉喜之可稱質乍隱於恍忽環

既受而晶熒且賁然之好瑞以神告其潔白而就封諒
生成之是報想夫初飛葉際忽墜花陰空城路遠穿屋
譏深化未及於遙海聲似愁於北林焉知鴻鵠之秉志
實賴兒童之有心是知好生自中神貺玄格贈祥符之
數四勝兼金之累百晶晶月圓規規霜白溫其之色且
異隨侯之珍皎若之形自類有虞之獲嗟夫靈異之跡
出於無間或鵲緘玉印或樹蘊金環曾未若稚子懷仁
祥禽致感彼君子之出處實濟物於屯坎環乎四代五

公垂竹帛之可覽

握中有玄璧賦

以希代之珍出於掌握為韻

唐

李為

璧為至寶握以藏輝與似月之色異俾如虹之氣微斂
外之容豈曰寘予於暗玄中之理尚乎知我者希故其
性比內融跡同反照拱形若將乎力素點影似因乎墨
妙見心之後任欲蓋而彌彰窺指之間縱有光而不耀
退雖於密德亦不孤方期發色於斯矣豈務掩瑕而已
乎初疑捧匣將投尚韞如漆或若橫肱未抵已怪得烏

懿夫藏點點而獨青映纖纖而有象或微疑其手澤竟
空勞於目想同錫玄之後不暫去身驗守黑而居則先
指掌不然何以久而不磷蔽而惟新雖未能如雪亦足
以賤珉既剖乎石幸依乎人似乎中而隱影若居外以
藩身攬之為盈手之玩出也為連城之珍圓而琢之而
能全璞溫而執之何以不濯雖默默而沈潛每熒熒乎
把握始同乎懷而被褐恐久而袖化為緇雖存已之雕
鏤實賴君以保持言揚者或是色取者猶疑苟能執而

無失豈得棄之如遺深潛越石之拳明則誠矣固望荆山之目默而識之斯蓋見美一時同珍百代諒閱予懷寶多斯子若昧幽矣握中之璧實清流而可愛

庾氏子碎玉賦

以聖人捐寶以息爭端為韻

唐

韋 充

人無善惡利乃交爭故懲忿者無如於立義感物者必在於推誠所以庾氏子能捐片璧遂息兩情誠聖人之閫域見智士之縱橫當其愛惡所逼長短相賊意各是非事難姑息乃曰碎我此寶成君之德苟可易心固無

難色傍窺利害遂生一決之心下視錐刀不顧千金之
直於是置諸厚地投此攻堅隨形騁若應手瑄然萬點
星分善價之心俱死二疑冰釋力爭之意都捐斯乃大
讓所加連城非寶棄此十億欲求諸道不然安得勵不
貪之志在彼斯須堅必斷之謀於予懷抱卓哉奇士克
已喻人解紛以道出義於身故得割所愛成乃仁不以
利為用而以德為鄰況乎雪彩飛揚霜華奔迸折裂無
幾堅貞失性如散天之氣忽若斷虹碎含璧之圓皆如

破鏡此既棄寶彼焉息競則當路者誠可以稽疑立教者固宜於希聖彼機忘於絕絃難解於弄丸亞父碎斗而增惠海客鍛珠而成難徒生一理未息兩端曷若格物於恥勸人為美究其道不徒然想其心非率爾誠哉莊生之說吾固知其有以

蘭相如秦庭返璧賦

以題為韻

唐李為

有和氏兮曠代之珍有蘭生子非常之人全重寶以藩趙在輕生以抗秦既獲我心信卓哉於千古不辱君命

能使乎於四鄰相如於是詠東山之詩考西郊之役巾
車脂轄匪朝伊夕徘徊悵望沈吟感激誓殺身而報主
欲張膽而吞敵蹈虎尾而若閒過鯨口而無惕期一言
以復命得連城而致璧苟大信之或虧豈微躬之是惜
授使遄征不遑底寧望紫氣之函谷出黃沙之井陘既
臻天府之地遂造雲龍之庭秦君方臨丹陛按青萍耀
國華振朝經建翠鳳之旗則天收光景伐靈鼉之鼓若
地出雷霆然後命謁者先告令使者後進將恃威以逞

暴欲愛寶而損信曷英勇而知機弗詭詞以恭順温如
之質既美寔然之姿乃振且勅敵之見欺將殺身而不
怯西鄰之言是責南山之節斯峻何大國之無良為匹
夫之取俊不然者何以遭賈傅之過秦為相如之慕蘭
連城棄諸良玉歸歟且告秦言已矣復為趙寶焉如潔
誠求之何晚被褐懷之已遠生芻之質空存白虹之氣
不返

藺相如全璧賦

以智勇雙高功
名永著為韻

唐

獨孤授

昔日趙氏且衰為暴秦所易徒稱割城以求壁然必背約而棄義將受其禍敢圖其利安定存乎變通得失繫乎愚智籌量未決君臣大恐賴繆子之薦賢得藺生之餘勇語之不怍觀者咸悚庶將城入而壁留焉使趙輕而秦重夫其壯節惟一至寶無雙奉草芥之使至虎狼之邦於是秦王自以強可臨弱志揚氣高謂我匹夫不難以制謂壁無足尚安得逃方坐章臺之中列萬乘之雄羣臣陪位使者趨風因發檢以求壁燭寶氣於如虹

陳結觀而表衷浮光爛子鏡吐潤色皎以冰空語未及
於前約寶方傳於後宮果無有償城之意欲坐收獲璧
之功藺君乃探物揣情沈機內萌譎指瑕以復取遂立
言而未平攄壯心而激發抗英辯以縱橫怒髮竿聳瞋
目電驚且使辱命將焉用生請以臣之頭壁俱碎君之
軒楹我合詭以全變彼示詐而望誠九賓之禮徒設間
道之使已行義必付於知己色無懼於就烹卒能成兩
國之勝負駭千古之威名然則寶也且所據神異取之

不可以僥倖幾星碎以棄秦庭終月圓而還趙境復得
曜叢臺之瑰麗增昴宿之輝影於物也善價斯存於國
也懿圖惟永是知興衰之大略社稷之遠慮必假賢豪
用能輔助何全璧之事立亦全國之功著誠乎得士且
昌惟其善馭

澹臺滅明斬龍毀璧賦

以璧惡苟求人
難力制為韻

唐

白行簡

璧之為寶也至珍龍之為物也至神蘊彼堅貞由是見

希於代神其變化胡可不畏於人苟以力奪我寶則必
害及爾身原夫被褐而來艤舟以濟懷白璧為利涉佩
青蛇而自衛光連曉日若明鏡之高懸影落深潭狀白
虹之初霽孤櫂纔移於渡口二龍歛見於波際將至寶
因此可求謂匹夫於焉易制徒觀其迅雷鏗鉤狂電翕
輒轉清輝而陽景滅曜噴風雨而晴空變色拖尾乃無
所遁逃矯首則方將薦食朱萍焉能施其術攸飛莫得
用其力滅明乃挺利劍整扁舟驅天吳比陽侯壯志奮

而髮植冠聳瞋目張而背裂血流白刃下耀於淵室紫
氣上衝於斗牛左絕其脰右舂其喉擢錦繡之鱗觸驚
波而乍聚乍散灑玄黃之血隨奔流而或沈或浮既風
恬而雨絕俄霧廓而煙收龍實最靈孰可以威而警壁
惟重寶豈得不義而求既而弭波瀾濟江干壁非人願
保全而莫可人非劍思耀武而誠難然後韞神丘即長
路持拱壁而歎息盼中流而回顧豈不以懷寶者為物
所求恃力者為人所惡且龍實恃力人惟懷壁爾實我

欺我非爾惜雖在時之攸重諒於人而何益聞老氏之
誠莫守乎滿堂考聖人之清不貴乎盈尺遂投之河而
神罔敢受毀於岸而人莫敢有紛然電散謂齊后之碎
連環駭爾星分同亞父之撞玉斗則知動不可妄求不
可苟始則將害於人終乃自貽伊咎胡不伏水府而藏
珠於頷照崑山而銜耀於口故貪而斃也誠罹有悔之
凶毀以棄之安能無脛而走嗟乎仁必有勇信千古而
不朽

太公璜賦

元 楊維禎

客有浮乎東海之疆渭水之陽考申呂之封裔予見大
風之泱泱夫惟老漁之人予蹇齟齬而番髮逝辟地於
危邦兮紛獨守此姱節歲月不我與兮哀朕時之不當
彼神魚之出水兮孰從孕夫瑞璜自夏后氏之名珍兮
實取形於半璧曰大國之是錫予非夫人之苟得何直
鉤之寓意兮迺珍物之見貽具神工之成刻予知剖剝
之莫施曰姬受命予呂佐之功之成予報在齊惟良弼

之間生兮天固有所賚也韜吾珍而不耀兮時固有所
待也五百祀之膺會子龍雲而虎風尚父之望兮望吾
先公元龜示兆兮非罪非熊傾一見於大駝子神合而
道同躋後載而西歸子登師臣於三事爾無覲色子我
無貳志人無間言兮總百寮於極位錫公袞之被服子
解朝歌之鼓刀邁洗耳之廢義子配審象之神交貨通
九府兮兵行六韜一戎定治子鷹揚牧郊自師文而傳
武子洎幼冲之左翼勒景襄之殊勲兮銘昆吾之偉績

首營丘之報功子無五侯之封域信神物之開先子協
著蔡而罔忒嗟神魚之久化子吾固莫質其是非吾獨
悲夫符命之興子襲劉秀之偽辭識梁而夢鄧子紛卜
鬼而稽疑彼夢臧之曠議兮又恍惘其奚知雖其神道
之託兮不既治道之賊也吾固知評璜刻九字之書子
不若佩尚父丹書二十字之刻也許曰蒼姬受命子呂
佐生玉璜示兆兮吾何憑取人以身子聖有經放勳示
法子揚反陋而明明

荆山璞賦

元范琮

繫荆山之蜿蜒而特起兮，奠南服之名州鬱至和之輪
困兮。鍾美璞於巖幽洞乎，尹之旁射于光陸離之曄曄
外雖質而中則富兮，豈砮砮之同類發竒祥於道側兮
何良玉之久湮苟獲用於瑚璉子亦斯璞之稱情爰見
遇於和氏兮涕淋浪而悼茲曰昔至寶之不沒兮今何
困於塗泥迺三沐而三薰兮暨什襲以珍藏彼燕石而
猶或偶于人何易此以為常遂齋沐以上獻于冀君王

之見知何玉人之匪識予咸或謂此為瓦礫之資紛招
尤而獲罪予重茲玉之不幸乃捐淚而長撫予抱終古
之深恨豈爾質之匪良兮嗟予命之弗時琨瑀進而硤
石用兮反謂爾以為玼差吉日以再獻予庶或伸於一
遇苟愚心之信修兮雖三刑其亦何顧懷茲玉以長邁
予乃復叩乎君之門吾固知銜玉求售之匪正兮將竭
忠而欲言儻茲玉之足徵兮庶臣心之為泰也苟一獻
而遽舍予予不忍為此態也竊獨感此厥故予豈會遇

之有期信昭質之未虧予夫何懼而自悲彼魚目之混
真子嗟莫察其非是暨夜光之載照予人孰不以此為
貴嗟余生之未晚兮方佩玉以夷猶儻獲知於夫子予
亦斯璞之是投少歌曰峨峨荆山奠南服兮輝輝良璞
光煜煜予人不爾知爾無自傷兮吾將偕子朝明光兮

荆山璞賦

元
謝一魯

吾嘗挾秋空之飛仙夜躋太華之危巔闔牛斗之消息
覩神光之煜然白氣殊虎丘之金精紅光異古獄之龍

泉溫其瑞霽之明潤無乃荆山竒璞之寶煙乎是山也
派分南北之條脈界龍門之河似太行之演迤媿王屋
之嵯峩北揖翠於賀蘭西鑿白於蓬婆鍾玄黃之磅礴
萃陰陽之至和孕粹質於山骨晦美材於崑阿狀假色
於蠟丸紋布爪於仙娥斥抵鵲之輕議陋種石之傳訛
也方其深韜神彩匪銜精瑛土不泉而澤潤木不春而
敷榮抱雕琢之全器養天真之混成不求知於隋卞價
默重於連城保厥美以待聘類有道之儀形及至王命

徵材哲匠搜竒罄崑岡之異產撫藍水而無遺乃窮其
幽乃陟其危忽至珍之神遇爛光華之陸離威暴羸其
莫攘資萬鎰其焉輸付良工而制器甘磨礮之靡辭湛
秋水之無痕瑩春冰之不疵十襲珍上方之璽五瑞輯
邦國之圭亦比德於君子鏘環珮其相隨按步趨之節
奏則肆夏而中采齊若乃瑚璉璋瓚之器蒼璧黃琮之
類或飾朝覲之盛儀或潔郊社之明祀華治世之文物
擅廟廊之至貴於是琅玕厚顏玫瑰懷媿夜光明月南

金火齊皆立下風而不可與並議也嗚呼物以質美而見珍士以材德而登崇想荆衡之育秀實楚玉之攸鍾咸韞匱而需時豈抱泣於途窮嗟砒砒之下材費琢磨之微功忝藍田之雙璧追玉樹之遺風乘寶賢之盛際宣信美而不庸儻玉人之一顧庶觀光於羣玉之峰

荆山璞賦

元
孔
澹

繫荆山之精子鍾南紀之地靈太和塊北子至寶以生偉茲璞之孕瑞兮后祗協而儲禎嗟一卷之未剖兮妙

腹蘊而天成藏瑰竒於山骨兮羌匪瓊而匪瑛若一規
之渾淪兮含太極於素形春陽動地兮若燠而栗涼颼
掠木兮若振而聲火流石裂兮崖屋借蔭林谷凝沍兮
託溫以榮雲興而白虹晝見日出而晴煙曉蒸鏿彩薄
崑岡之皦含輝失夜光之明山暉而暖翠欲滴木潤而
寒梢擁青珍珠琳琅玕晦形而隱質瑤琨琬琰遁魄而韜
英苟是璞之不遇終茲山而鎮寧幸卞和之賞識躋茲
璞而上升璞遇和而益重和遇璞而弗輕肯韞匱而緹

襲願持獻於明廷錯砮砮而莫辨奄擲地而鏗鉤嗟再
獻而再刑仰泣泣而拊膺蹇至璞之我厄羞持此而焉
徵天子心而弗渝益抱璞而兢兢感嗣主之見知致良
工而起驚剖一殼之鴻濛判玉石於衡平諧明識之一
顧寶價重於連城嗚呼和不自寶故獻厥君楚不此寶
惟寶善人謂此寶之遇邪故楚得以歸乎趙謂此寶之
不遇邪故趙得以反乎秦嗟秦城之不償賴相如之主
人復全璧以我歸寧久屈而終信猗歟我元一視同仁

所寶惟賢多士彬彬明廷列圭璋之聞望朝著鏘珂珮
之措紳玉堂之風月如畫奎章之瑤閣飛雲昂昂瑚璉
之器煌煌席上之珍登賢能於天府徵黎獻於海濱各
懷材以自見孰抱璞而隱淪愚生斯世琢磨日新惟善
賈以待沽保厥美於忠貞外璞質而弗章內玉德而存
誠際明良之嘉會登風雲之要津叫閭闔之九重披琅
玕以自陳

荆山璞賦

元
文逢原

客有仰觀乾象俯辨坤方睇翼軫之淪精知至寶之韜
光步熊繹之故墟凜寶氣之麗涼朝發軔於方城夕弭
節乎荆之陽摘鬼神之姦祕啓山澤之妖藏眩神光之
暉霍得美璞於崇岡觀其陽紋綜錯陰縵緼細瑤草藉
其虹光碧蘚暈其龍鱗散餘彩之庚庚凝乎尹之續續
信太和之精粹鍾元氣之真淳毓自異於璠璣夫豈混
於砉珉超楚產而負絕匪若丹之與鄰韜至美以內蘊
煥明德之外新昭聞望之顯顯儼文質之彬彬渾乎太

樸温其陽春闡珍燭乎岷嶓之顛流液濺乎江沱之濱
以之為主璧可以輯瑞於皇家以之為瑚璉可以薦禧
於明神藍田之質不足以麗美垂棘之璧未可以等倫
是宜曠千載而亦遇夫豈輕售而自陳者哉於是拭之
以玄纁之密麗濯之以滄浪之清漪重之以什襲藉之
以重緹聞楚王之貴寶也歷郢都而獻之王方雜百寶
以零亂眩衆目之盱眙寸珠照乘兮錯落尺璧連城予
陸離競華藻於緇銖角織巧於毫釐勃然顧謂羣臣曰

彼可謂懷璞以自售而獻芹之無知吾觀其所獻者特
渾然而圭角不露樸然而質實無竒得非相與為欺乎
迺具憲章爰敕有司錫之以踊拒之以辭客乃益允信
以自寶終不忍於遐遺望君門而再獻責愈嚴而愈危
於是喟然而歎戚然而噫曰吾寧混跡砭砭乎抑將自
衒其瑾瑜乎吾寧韞匱藏諸乎抑將待價沽之乎物固
各有所遇兮遇固各有其時鑒至寶於未遇乎匪知音
其為誰遂抱璞沈吟矢之以詩曰璞楚產于岳祇炳靈

坤珍萃兮紛此內美渾然天成德無媿予玉以比德蹇
余好修不遐棄兮抱彼璞兮或三獻兮為國之瑞乎

縹藉賦

以圭瑞之藉文藻為飾為韻

宋陳襄

器由禮制飾貴文為嘉寶圭之致用資縹藉以成儀約
組交陳妙極彰施之度縷綦錯布光含溫潤之姿聖典
遐稽邦儀順考謂玉器之攸重欲朝家之永保必有藉
以承其瓌異必有飾以加其文藻英華挺制誠資飾色
之工廣袤中儀式蘊非常之寶炳作良具裁成茂規詔

御定歷代賦彙卷九十六

謹案卷九十五第二十六頁後二行羞殺兮鈿箏
金鐸刊本箏訛爭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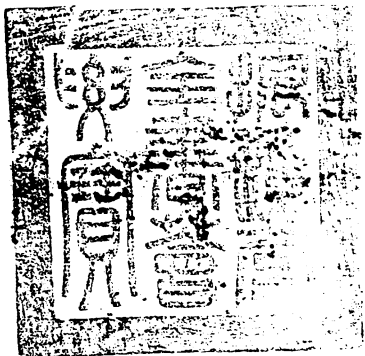
卷九十六第十七頁後一行善求願而無伐按文
苑英華注善求願一作售求善

第十九頁前六行啣獻斗員來按文苑英華員作
負

第二十一頁後一行作治瑩而斯成按文苑英華

注作疑作乍

第二十二頁前五行將一鑒其瀏亮按文苑英華
注未見物字官韻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曾廷灃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臣左振麟

謄錄監生臣江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九十七
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三百十六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九十七

玉帛

金賦

唐闕名

五氣降於五行五星均於五德助天地而為政體陰

陽之有則犧圖八卦之文所以化成禹錫九疇之道由其平直分宗別序正位辨方春青夏赤羽黑宮黃育龜麟之體貌煥鸞鳳之文章物庶幾而盡善然後從革而

能剛若夫寅亮陰德發輝秋令帝少昊而為主神蓐收
而在正生水尅木非無父母之儀承土伏火亦有謙卑
之性爾其於乾道則使候入青女光垂白陸寒陰作而
霜露濃殺氣橫而風雨肅此金之節也爾其於坤道則
使麥苗含秀二粒同稔既收成於萬物復搖落於千株
此又金之功也爾其於王事則使出軍行師擁旄仗鉞
所以征叛逆而敷明伐此又金之威也爾其於人事則
使農夫業就商旅懋遷儲蓄邦家之重錢刀布泉之先

此又金之利也彼觀其山川含育之祕採掇工取之程
鎔鑄陶鈞之術雕鐫磨礪之形非一途而共貫實萬象
而殊名用之為鼎天下之至寶用之為劍天下之至精
用之為量天下之至信用之為鏡天下之至明亦有金
河金瀨金潭金穴金谷金陵金城金埒紫山重夷吾之
對光石訝胡人之別渤海水之仙宮西北荒之神闕魚
龍雀鳥之玩鐘鼓樓臺之列皆具美於明圖豈能窮於
縷說余復何為長貧若斯揚雄之產非廣季布之諾無

移嫌衆口之銷鑠嘉同心之見知命舛時泰將通復否
徒效拙於凌霄實勞工於畫水無體物之奇策失緣情
之妙旨太冲三都分從陸雲之笑孟堅兩京甘受張衡
之鄙

金賦

以至寶堅剛無所爭也為韻

唐

韋 岫

山育良金世名重寶當用事於素節實稟靈於玄造由
是司歲之士叙秋之道其神曰蓐收其帝曰少昊相與
搜瑰異發鏗鏘取我於麗水淬我以輕霜用爾之寒可

以革滄暑之候用爾之勁可以摧烈火之剛遂重其珍
遂宣其利披沙之狀咸出從革之形悉至含宇宙則範
之以景名壓寰區則鑄之以神器其難得也黍累不棄
分銖是爭約人以懸市遺子以滿籛國用築臺之禮賦
揚擲地之聲或三緘而永保或一諾而必行斷以同心
斯為盡善鑠於衆口喻彼相傾是以王者之時令修彞
倫序泥封是用職貢有所垂衣守滿堂之誠命相興作
礪之語則金為世出雨示天與乃懷貧以恣攫負諾而

不捐鑽山碧石斷樸攻堅大有鎔範小有雕鑄玩物既
奢其器用窮兵又縱於戈鋌則地將愛矣君胡得焉又
尅木之意深輔火之功寡傷水之閱世疾土之處下以
勁挺司一方以滅裂視四者曰吾常卓爾子不知也况
有百鍊之秀三品之殊藏之則潤屋可恃鍛之則切玉
如無子豈能馳善價入巨冶隨我躍於洪鑪

金精百鍊賦

以良冶所求在
於精鍊為韻

唐

周

渭

有攻金之工兮求百鍊之精鋼涉越水之表登楚山之

陽目眇眇而有待心搖搖而不遑工曰曠斯得鍊斯力

夫何器之不良乃召風胡邀歐冶計日淹連商功衆寡
我心夫縱我力神假鼓焱索以喧飀轟雲鎚而上下金
火惟序載離寒暑光融融而燄燄疑雷擊以星流聲有
往而有還若唱予而和汝始於一而終於百鍊既存而
鍛乃舉成利器兮為國珍自私家兮獻公所於是礪以
越砥淬於江流燦龜文於夏絕射龍藻於清浮將四海
而是震豈千金而可求當赤帝之所提常聞逐鹿為庖

丁之所得未見金牛金從鍊兮白受采知成形之所在
金中選子史亦書念逢時之不居故鍊金者非鎚鑪而
勿用選士者非考覈而何於且金生土土效禎鍊於代
代作程豈上決則凜然霜鏑下麾而炯若水精為邦如
之何莫大於通變為金如之何必資於鍛鍊雖蹈刃以
垂範諒申威而去戰俟袁宏之片言符薛燭之一見

披沙揀金賦

以求寶之道同
乎選才為韻

唐
李程

物有感者其沙之同流韜至精之未吐俟明鑒以來求

披墮施歷汀洲期往而有覲必專而是謀若不克見何
遠不討大無間於洪流細寧忽於潢潦必因目擊信夫
川則效珍不假鏡臨所謂地不藏寶於戲未分美惡必
在妍媸當有期於慎簡幸無見於忽遺經營乎永昌之
日徘徊乎麗水之濱初若決浮雲搖星光之的的又似
剖羣蚌貫珠彩之纍纍充一鑑而有待貫三品而方期
出輕連而沈潛自照別麗景而光炁生姿洎乎沙之汰
之既堅既好斷之則同心斯得用之則從革是寶必資

作礪自同選衆以求仁曾是滿籛未若觀學而知道伊
昔識真者寡罕遇良工遺我於一撮之內混我於衆流
之中純固空知夫自守精英不得而外融與沙磧而雜
居則如雲積處礦璞而自異詎可雷同寶既有矣況於
人乎夫辨之掌握尚辱在泥塗則將排碧沙涉清淺雖
有懷於揀金庶不遺於片善今則藻鑒既朗庸將自媒
興公雅符於通論士衡猶患於多才不然者則懷寶而
退矣曷為體物而來哉

披沙揀金賦

以求寶之道同乎選才為韻

唐 柳宗元

沙之為物兮視污若浮金之為物兮恥居下流沈其質兮五材或闕耀其德兮六府孔修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有儔披而擇之斯焉見寶盪浸淫而顧盼指炫炁而探討動而愈出將去幽以即明涅而不緇實既堅而且好潛雖伏矣獲則取之翻渾渾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久暗未彰亦冀將君是望先迷後得孰謂棄余如遺其

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精兮自寶和光同塵兮合
於至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乎其中明道
若昧兮契彼玄同儻或俯而不棄諒致美於無窮欲蓋
而彰故炯爾而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觀其振
彼汗塗積以錙銖研清暉而競出燿真質而將殊雖處
囊而纖光乍比劒拭土而異彩相符用之則行斯為美
矣求而必得不亦悅乎豈徒媚旭日以晶熒帶長川之
清淺皎如珠吐類剖蚌而乍分粲兮星繁似流雲之初

卷是以周詩作比而祈招即詠陸文可侔而昭明是選
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
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籛之學汰之逾朗詎懸擲
地之才客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披沙揀金賦

以求寶之道同
乎選才為韻

唐
席夔

寶之至者金實難儔何混質於微細每隨沙以沈浮不
耀其光誠觀而莫辨退藏於密故披而可求玄鑒在人
至誠斯保察晶瑩於磧礫視隱映於潭島澹以冥搜靜

而窮討翻混濁酌澄浩得之為利雖云貨以藩身揀必
於精終是不貪為寶道以之至行無越思研精既辨取
舍奚疑浩浩同流詎謂衆難分矣專專匪惑盡可汰而
出之信多雜而不混何在小而見遺故得方以選才比
諸振藻符至人和光之德明君子知微之道豈止匪固
於窮思濫於中懷至寶竊玄功披墮施而不厭積貨產
以未豐則情惟盜比而業與商同也徒觀夫敷彩汗塗
涅而不渝外濁如汨中明自殊養正以蒙潛雖伏矣從

人之欲道豈遠乎彼荆山採玉河上求珠別雙足而未
偶冒萬死而爭趨匪曰能智是為至愚曷若隱而自彰
微而可辨常保質於堅重匪淪精而展轉以是為德則
和而不同以是求賢則舉不失選况今至珍必見朗鑒
恒開細無不察大無不該在沈潛而未耀求揀鍊而斯
來亦何必披鄱陽之沙方見為寶覽士衡之賦然後稱
才

披沙揀金賦

以求寶之道同
乎選才為韻

唐
張仲方

披流沙之至寶惟良金而可求諒稟質以相混信韜光
而莫儔處其汙而含潔潛其剛以產柔將陶甄以入用
在晶熒而必收爾乃發彼衆彩瑩然祕寶砂礫之下自
守其堅剛茫昧之中我得其精好遠邇必取纖微罔遺
泛墮施以吐色洗蒙垢以成姿匪塵泥之足亂豈玉石
以生疑既乍明而乍滅在沙之而汰之同至人受汚以
不吝等君子藏光以俟時且流形厚地晦質玄造厥貢
取戒於不貪旁求必歸於有道然後百寶惟斥三品惟

崇美價初炫微明內融晦沈潛而不雜秉熠爚以潛通
將耀質而有異豈藏山之與同鑒裁無疲期必分於醜
好拂拭相借固不假於磨礱俾精鍊以作範庶從革以
成功亦何異夫才為物表道出常途標百行以卓爾擢
繁文而煥乎每和光而不昧居衆流而有殊善惡由茲
必分真偽於焉可辨雖知己而見錄本良工而妙選將
永隔於下流且不遺於片善故明因特達道靡遭迴乍
披之而可玩亦求之而乃來同無脛而斯感豈衆口以

為猜今振藻以作賦而愧乎擲地之無才

金受礪賦

以聖無全功必
資輔佐為韻

唐李程

惟礪也有克剛之美惟金也有利用之功利久斯尅猶
或失其銛銳剛固不磷是用假於磨礪不然何以興喻
殷鑒譬后之聖金將有缺必假石以磨穎耀芒后若有
遺必資賢而礪節砥行使藐鋒無白圭之玷令德有黃
軒之盛取譬於攻金之工方期於政罔不正且夫利器
久翳銛鋒不全參差冰缺掩冉苔聯價減千金之直文

滅七星之躔非夫堅石之鍛乃礪乃巧匠之藏焉修焉
又安得而昭宣若乃君上初臨德聲未溥令不盡一名
不咸五筮微子牙之兆袞闕仲山之補非夫忠臣之扶
危持顛英俊之左弼右輔又安得而稽古乃知君與臣
兮相符金與礪兮相須離之而道斯遠全之而德不孤
故為金也光乎九牧為君也配彼三無是以工必利其
器君先擇其佐佐明則有融器銳則不挫光芒乎擬之
必斷恬澹乎立於無過亦何必俾鈍質不可礪俟昏德

以將衰如鋤刀罔能斂其鐸如朽索無或紐其維然後
乃知利重乎磨損之又損為貴君宜乎諫善人不善之
資況今聖上欽明英髦迭出恭默思道曷高宗之可侔
輔弼納忠豈傳巖之攸匹宜乎哉超羲而越夔勗而自
必

河上姤女賦

以陰陽變化靈
而最神為韻

唐

獨孤授

坤載靈物母之者金稟清英乎元化耀方色乎少陰將
善利以弘博豈難得而迴深河之水配融行以表性女

之質齊婉潔而為心無脛而將無翼而翔靜波空而鏡
朗動星駭而珠光體之則剛柔可易形之則大小無方
爛其春冰莫能解之以明庶烜爾秋露孰能晞之以朝
陽以登真者尚其變我色則為黃為丹彼神則九鍊九
轉驗此金訣求諸大化埋契斯伏可得而長存致乖而
飛莫知其所舍乃有志翹鴻寶心繫紫庭悶響岑寂棲
真窅冥赫珠光之炎上陶素質之陰靈苟還丹可以變
其骨非有力所能制其形飄然將駕夫雲螭渺然或觴

於瑤池望三山以增逝顧九野而興悲後天之術兮曾
莫勤斯朝菌之秀兮不其殆而夫以見索隱以明推晦
究精理其必然玩常情以多昧伊姪女之為美諒山經
之所最且其受制黃牙可效於物寧若虛聞絳雪莫耀
於代是將涉天潢者我道其津首雲路者我清其塵方
乘化以適道孰知夫所以能神

黃冶賦

有序

唐
李德裕

蜀道有青城峨嶺山皆隱淪所託辛亥歲有以鑄金術

千余者竊歎劉向累世懿德為漢儒宗其所述作根於
聖道猶愛信鴻寶幾嬰時戮况流俗之士能無惑於此
乎因作賦以正之

漢武帝遭世界承平百蠻以寧自謂德盛堯禹功高湯
武聞昇龍於鼎湖乃甘心於虛佇有方士李少君謫詭
丕誕乘邪進取盛稱化丹砂為黃金可以登青霄而輕
舉時董大夫侍側帝曰子嘗知其術乎仲舒進曰臣唯
聞天地變化聖人鎔範方士之言以為紿誕至如圓方

為鑪造化為冶鼓風為橐爇陽為火玄黃之氣網緼和
粹稟而生者為仁為智是以生寶寶蕃終古不匱天地
之鎔範也若是及夫堯舜之化大道為鑪中和為冶聲
教為橐文明為火以法天為造以積賢為寶是以得其
鴻名後天難老至於仲尼為佐大莫能致猶鑄顏與冉
抵於極摯聖人之鎔範也取類若乃不務遠德營信祕
錄祈年永久以極嗜欲斯則不由於正道無益於景福
帝曰善乃罷方士而去之故得漢道隆盛令名不虧

錢賦

明

黃省曾

有物於此生於太昊取諸流泉非規非矩裏方外圓非
帛非粟日用首先不足而行匪翼而騫什伍以居背腹
相聯虛中善受長於紀年好逐貪鄙恒遠聖賢芳者使
穢樸者使姦興災台戾昏智隕廉劇營務殖天下趨焉
舟波騎險鷲取孔艱巧聚必散廣溢易顛臣愚不識敢
請大賢乃謂之曰此夫向幕周美而躬被文章者歟鑪
冶陶範而鎔鍊肖質者歟逆求悖出身斃名破求之不

息老而益篤者歟充羨者仇讐為戚單虛者密親且攜
目曰銅臭清以錫鉛作偽欺世而盛顯者歟千文成貫
五銖為體凡今之人皆與終始是之謂錢理

碎珠賦

梁吳均

寶月生焉越浦隨川標魏之美擅楚之賢既登席而趨
麗亦綴履而升妍豈銜恩以赴時獨皎珮而騰天瀛淮
激電甘海震雷明珠碎矣於川之隈視圓流而失轉見
折水之亡迴謝驪宮之瑞飾粉靈蚌之神胎若有人兮

聲茫昧芳徽斷兮明珠碎明珠碎兮愴何宣珠之形兮
不復全撫陸離之瓊珮弔幽翳之金筵豈照車與璿燭
但黃塵及寒煙聊歌曰玉山之津兮已濡幽蘭之草兮
亦舒又聞珩璧之獨照不見掌上之明珠已矣哉若使
青雲之可尚當與碎珠之同棲

明珠賦

唐
王奉珪

歷衆珍以探美惟明珠之獨妍自然虛靜不假雕鑄光
熠熠以照物勢規規而抱圓西山之下隨珠星而隱見

東海之上逐明月而虧全故能色奪瑠璃光射金玉鮫
人泣吳江之際遊女弄漢臯之曲在蜀郡而浮青居石
家而自綠無脛而至有感必通去映魏車之乘來還合
浦之中垂輕簾而璀璨綴蛛網之玲瓏然明鑒不渝竒
如何賞觀之則符彩溢目捧之則分明盈掌使野客取
於驪龍仙帝歸之象罔豈直水懷川媚夜光晨朗而已
哉偉夫宛轉周流通冥洞幽物有求於我我於物無求
是則文魚謝恩將我酬於漢室靈蛇報德將我荅於隨

侯則知珠之為用久矣為用深矣一九則鶴贈於魯參
九曲乃蟻穿於夫子所貴藏於寶匣不可避於金市有
被褐之士懷而不厭敢向君以暗投請不驚於按劍者
也

海客探驪珠賦

以上下其手擘
波及龍為韻

唐

張隨

靈海洶洶爰有泉兮其深九重中有明珠上蟠驪龍難
犯之物兮不可觸希代之寶兮不可逢矧翰淪之莫究
曷揭厲之能從爰有海客賁然來適利實誘衷舉無遺

策乃顧而言曰見機而作不索何獲我心苟專而至寶
可取我力苟定而洪波可擘既覽川媚之容遂探夜光
之魄伊彼勇者吁可駭也俯身於碧沙泉底揮手於驪
龍領下所謂明淺深斷取捨而已觀其發跡潛往澄神
默想俄徑寸以盈握倏光輝而在掌初解磧礫訝潭下
星懸稍出漣漪謂川旁月上鄙鮫人之慷慨殊赤水之
罔象然則冒險不疑懷貪不思幸竊其寶幸遭其時向
使龍目不寐龍心是欺則必奪爾魄啖爾肌救蒼黃之

不暇何採掇而得之想夫人不亦危矣驗乎事良亦淒
其則知計非爾久利非爾有必以其道亮自至而無脛
是忽其生奚獨虞於傷手亦由貪失徇財自貽伊咎君
子遠害唯儉是守故車乘見驕於宋客驪珠垂誠於莊
叟於戲我躬不保雖寶謂何彼險不陷雖珍則那子產
常譏於狎水仲尼昔歎於憑河因政則來格感恩則匪
他漢武帝受報於昆明之岸孟嘗君反輝於合浦之波
豈與彼而同科哉驪龍之泉物不敢入緯蕭之子一以

何急其父乃鍛其珠勗其習能往也可及不能往也不
可及

珠還合浦賦

以不貪為寶神物自還為韻

唐尹樞

驪龍之珠無脛而至駭浪浮彩長川再媚迴夜光之錯
落反明月之瑰異非經漢女之懷寧泣鮫人之淚狀徵
既往莫究奚自偶良吏兮斯來遇貪夫兮則悶想夫旋
返之儀圓明可期輝如電轉粲若星馳光浦淑竄蛟螭
映沙礫晃連漪在暗而投誠則悲路人未鑒沈泉而隱

亦常表帝者無為欣出處兮據德幸浮沈兮中規是以
特表殊姿潛懷有道中含逸彩上繫玄造醜當時之饗
餐應為政之美好真列郡之尤祥實重泉之至寶於是
煥清瀨輝淺灣奔璀璨走欄斑豈能與石前却隨流往
還泛連波之下盈一水之間而已哉茲川兮始明老蚌
兮勿剖瓠瓠兮罷笑瓊瑰兮莫偶抱圓質而胥既揚衆
彩而未久方載沈而載浮且曷斡而曷不玉非寶泉戒
貪實為國之司南誠感神德繫物在為政之不拂愚是

以頌其寶而悅其人美斯政而感斯珍想沿洄於舊渚
念涵泳於通津則知美政不遠嘉猷入神故中潛皎皜
下沈翕淪轉則無類磨而不磷誠丹泉之莫擬諒赤水
之非珍苟或疑此為虛誕願徵之於水濱

珠還合浦賦

以不貪為寶神物自還為韻

唐陸復禮

珠行藏兮與道為鄰政善惡兮感物生神私以務貪必
去土而匿耀光之崇儉則還浦而歸淳我政無累匪求
而至宛若中流昭然明媚對三光而分色契一德而潛

致盈虛無朕不隨月魄以哉生往返有乎殊異奔星之
出使徒見其表跡罔知其奚自覩映水之新規謂沈泉
之初棄為人利也且一貫以稱珍與衆共之雖十斛而
不置然知此珠之感唯政是隨當政至而則至偶俗離
而則離人而無道兮不去何以人而有德兮不復何為
止舊浦而可採同暗投而在斯質若纍纍疑點綴於霄
漢色仍皎皎終炫耀乎連漪且夫彼邦政悖我則為不
居之物彼邦政閒我則能應道而還豈專巨蚌是剖實

惟無脛而走將不貪以共存非甚愛之能守浦之不吝
任變化以往還珠之圓來辨政理之姦不誠可以孚明
可以久處泥沙而有光知進退而不苟利用溥博何必
取之於龍領報德弘多奚猶得之於蛇口其來也所以
輔正其去也所以戒貪警循良之夕惕俾傲狠以知慙
勿以珠為蘊蓄勿以珠為珍好且還浦而難期且離邦
而難寶將守之而勿失在閑邪以存道

珠還合浦賦

以不貪為寶神物自還為韻

唐

令狐楚

物之多兮珠為珍通其貨而濟乎人纔披沙以晶耀俄
錯彩以璘玢避無厭之心去在他境歸克儉之政還乎
舊津繇是觀德孰云無神相彼南州昔無廉吏富期潤
屋貪以敗類孤漢主析珪之恩奪蒼梧易米之利濫源
既啓真實斯閱從予舊而不遐諒天視兮有自孟君來
止惠政潛施欲不欲之欲為無為之為不名其珠珠無
脛而至不移其俗俗如影之隨爾其狀也上掩星彩遙
迷月規粲粲離離與波逶迤乍入潭心時依浦口驚泉

客之初泣疑馮夷之始剖依於仁里天亦何言富彼貪

夫神之所不沙下兮泥間韜光而自閑映石華之皎皎
雜魚目之鰥鰥豈比黃帝之使罔象玄珠乃得蘭生之
詭秦主荆王斯還繇是發潤洲蘋增輝岸草水容益媚
澤氣彌好川實效珍地寧愛寶隱見諒符乎龍躍虧全
非繫乎蚌老豈惟彰太守之深仁可以表天子之至道
觀夫杲耀外澈英華內含飾君之履兮豈不可照君之
車兮豈不堪猶未遭於采拾尚見滯於江潭雖舊史之

錄與前賢之談終思入掬以騰價永得書紳而厲貪於
惟明時不貴異物徒飭表者招累而握珍者難屈是珍
也居下流而委棄歷終歲而埋鬱望高鑒兮閤投幸餘
波之洗拂

商丘開泳得明珠賦

唐
王季友

專心所感偽物皆成若商丘之始泳得明珠於至精以
荷畚之窮揖乘軒之榮曾狎侮之不暇孰招延而有情
惟此翁者古之愚也存已性之任真謂人言之無假守

其抱朴之意不知翫人之事信河水之深曲是寶珠之
所置洪流沃日吁萬丈之層潭絕岸排雲抱千艘之險
地無鳥獸之敢近豈泥沙之可得何長舌之見欺遂投
身於不測膺騰於泉客之繳足跡於馮夷之域翰淪未
遠覺圓質之當捫滉漾無涯見孤光之上逼於是握照
乘之珍出重泉之濱星輝耀掌雪彩環身當太陽之益
照射衆象而驚新虛白無瑕粲瓊華而納景清規半溼
炯冰狀而流津足使居常者駭異輕薄者居厚瞪睚盱

之拙目鉗胡盧之笑口不待驪龍之睡無勞巨蚌之剖
超萬頃而一合由素無而忽有彼非他能道在至信苟
志氣之克專實神靈之與進脫用心之疑惑必在物而
多吝故事無可否精求乃獲泉非合浦尚謂出其明珠
地比荆山固可營其拱壁彼移山於海飲羽於石皆非
自然之致力繫敢而後適

西域獻徑寸珠賦

以澤浸四荒非
寶遠物為韻

唐
呂
穎

西域遐方獻純精之天產申重寶於帝鄉豈不以至誠

感而靈必自順惟德動而坤珍莫藏不然何慕有於中
土而走無脛於外荒彼珠之靈積陰之魄稟金氣而堅
固韞河潤之耀澤布指而小大無差洞物而纖毫不隔
迴夜常滿初月每讓其圓明爽曙欲凝高星自掩其孤
白信殊方所秘亦希代難致奪夏璜以為美齊楚璧而
積異將配天光以輔三助皇明而照四積石峰峻燉煌
路遠馳輝於晦磧之中流晶於白日之晚將為表龍旗
而綴鸞輅必將誇池臺而耀宮苑殊不知以萬邦為慮

者此獻則違以三德為寶者此寶則非價越千金我當
俯念其十產光含徑寸吾將靜照於九圍乃遂沈泉而
反樸俾其媚川而自輝且立德者惟儉之本作貢者亦
土之任剖蚌而獻既不編于夏書為器成之尚有干於
時禁苟奪山川之精魄是虧雨露之恩浸所以前代有
訓不珍異物誇齊威者再論而皆慚求蘇則者一言而
自屈豈若我全明德體大道照耀也不假隨侯之珍貞
靜也自同象罔之寶由是化中國而及外夷如風之偃

草

鍛破驪龍珠賦

唐李迪

彼津之叟兮愛子何多碎驪龍珠兮心亦匪他為教誠
之大者荷嗟乎其義則那夫此珠者寶之至也產乎北
海之重泉在乎驪龍之領下海茫茫兮不測龍呀呀兮
若鬪當求利以輕生因沒波而直透潛行伏躡既驚且
覲膏萬死以觸鱗幸一冒而匪寇父兮畜我子則告之
曾是憑怒無然小慈斥其珠而不納乃命石以興詞且

龍之得水變化無已奮迅而江海沸騰一噴而雲雷四起攫拏山石碎標捎林木靡不遇睡之時必為齋粉矣於焉抗手勃然瞋目當鍛孰云於徑寸贖罪寧論於十斛因而鍛之星芒迸燭雖有虧於照乘亦無譏於毀匱豈不知貴踰雙璧價重連城鬻之可以求富獻之可以取榮將以謀孫翼子慎檢而行平室苟偷之路安和性命之情不然者象罔得之而何重天吳得之而何輕如此則南華之道尊真經之教貴以證輕重之戒以拂夸

矜之累俾龍全難得之珠人獲不貪之利揚風激俗淳
源化被酌斯事之為言繫可以用之而無既

投人夜光賦

唐 梁德裕

士有作吏君之具臣玉無能以藉手貨不足於藩身曠
歲月緇風塵為大夫兮既屈因君子兮求伸載剖厥蚌
將投於人恐魚目以相銜乃龍頷以取真得徑寸之寶
是千金之珍表裏照爛晶光動澈體有象而至圓色無
瑕而自潔滿若墜露明如積雪高秋之夜月孤上長河

之曉星未滅懿此特達湛夫龍光掩趙璧十城之價合
吳鉤千戶之鄉不假琢磨自無白圭之玷匪同銷鑠乃
越黃金之剛願輝君之掌握而燭君之殿堂必將光輔
上台儀形大道慙魏車之承照晒夏璜之有考遇物則
遷從人攸好飾春申之履曰非難得之貨遷太守之邦
蓋是不貪之寶傳可歷代賞無溢尤復喜鑒於明哲敢
自陳於暗投勿以無媒按劍而相拒勿以無脛委地而
不收同作貢於楚國而便契於隨侯俾懷寶之君子盡

銷聲而莫遊

蟻穿九曲珠賦

以延一縷以尋之為韻

唐楊濤

蟻為質兮微渺珠有竅而虛圓苟一縷之是繫雖九曲
而可穿當通幽以洞微絲莫能貫俾有條而不紊蟻可
知先始蠢蠕以中出稍連繇而外延豈不以内彼鴻輝
曳茲纖縷纒容小往之徑乍見規行之迂入惟追典窮
瑩質以誠難途非履端觀巧歷而可數宛轉而進縈紆
是尋似登折坂之峻如出重泉之深始九折以漸達終

一貫而克任去似洞中方遊剖蚌之質動殊牀下奚聞
鬪牛之音是知聖者之使宛如窮理誠在小而罔遺俾
入微而有以蟻周遊而在內進必束身絲抽縷以貫中
出如繞指隔青縈而可見如遙遶而未已苟非委實而
行之安得茹柔而展矣詰屈若茲周流出之當曲轉之
中才可容髮既旁通之後亦既牽絲苟柔弱之是引則
繚繞而奚辭雖云曲徑而入終殊在埴之時斯則貫纍
纍而匪匹達規規而如一求蹊而投彼夜光出室而曾

非時術茲蟲也小而近智故可以穿無類之質

綴珠為燭賦

以有光照夕深宮朗然為韻

唐王 棨

碧雲初合兮金烏已藏深宮欲暝兮歡娛未央因綴明珠之彩將為列燭之光出寶篋以規圓呈姿璀璨入雕籠而豔發香照熒煌當其竹箭迎昏蘭林向夕司烜氏却朱火之耀守藏吏進驪龍之魄然後縈縷花抱籠紗霧隔亦猶燎紅蠟而熱靈麻可得燒椒房而煥瑤席風來不動凝四座之清輝夜久逾明貯一堂之虛白由是

價掩聯珞形疑列錢誠非其人火曰火可謂乎自然而
然本出蚌胎翻為龍銜於玉宇從離蛇口幾驚蛾拂於
瓊筵觀其布質闌干含輝晃朗分持而清夜星列迴舉
而寒軒月上累累交映曾無見跋之嫌爛爛相鮮誰起
偷光之想莫不揚彩金屋增華桂宮幕以煙綠布而燄
紅欄檻如曉杯盤若融孕美於瑠璃窻裏淪精於雲母
屏中是以名擅夜光功參庭燎妍醜無隱毫芒必照故
得結綠懸黎之寶不敢稱珍龍膏豹髓之燈於焉寢耀

且飾履者於義尤侈為簾者其功未深曷如倣此圓潔
資乎照臨遂使或怨長宵得縱秉遊之樂有居幽室不
生欺暗之心雖則魚目難儔金釭非偶終懼好寶之誚
不免窮奢之詬燭兮燭兮儒執智以為之視隨侯而何
有

御定歷代賦彙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七千三百十七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九十八

玉帛

空青賦

梁江淹

夫赤瓊以照燎為光碧石以葳蕤為色咸見珍於東國
竝被貴於西極况空青之麗寶挺山海之不測其所處
則峻巘層石龜穴龍壁素岸成雲頽砂如磧外隱青苔
丹草內伏玉枝瑪瑙銅鈿合生砉確堅英自非索嶮覓

危乘鸞履螭倦春厭秋斲異鐫竒能得廁於軒宇接君子之光儀於是寫雲圖氣學靈狀僊寶波麗水華峰豔山陽谷之樹崦嵫之泉西海之草炎州之煙銀臺之烏穆王之馬都廣之國番禺之野皆咫尺八極鏡見四荒雲煙始出日月旣張若夫邃古之世汗漫窈微惟此青墨所以造之至乃翠燦軒室蔥鬱臺殿雜蛟龍之文章發麟鹿之炳絢騁神形於鐘簾舒怪物與雷電亦有曲帳畫屏素女綵扇錦色窈鬱綺質曼衍點拂濃薄如隱

如見山水萬象丹青曲變成百鎰之可珍亦千金而不
賤雖楚之夏姬越之西施趙妃燕后秦娥吳娃溺愛靡
意魂飛心離候青鬢為藻飾方艷紅華與素儀冠衆寶
而獨立信求之而無虧

馬瑙勒賦

有序

魏文帝

馬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
因以名之或以繫頸或以飾勒余有斯勒美而賦之命
陳琳王粲並

有奇章之珍物寄中山之崇岡稟金德之靈施含白虎
之華章扇朔方之玄氣喜南離之焱陽歛中區之黃采
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皎日之流光命夫良
工是剖是鑄追形逐好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為圓
沈光內灼浮景外鮮繁文縟藻交采接連嘉鏤錫之盛
美感戎馬之首飾固茲物之攸宜信君子之所服爾乃
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駢居列跼煥若羅星

馬瑙勒賦

有序

魏

陳琳

五官將得馬瑙以為寶勒美其英彩之光艷也使琳賦
之

託瑤漢之寶岸臨赤水之朱波爾乃他山為錯荆和為
理制為寶勒以御君子

馬瑙勒賦

魏

王粲

遊大國以廣觀覽希世之偉寶總衆材而課美信莫臧
於馬瑙被文彩之華飾雜朱綠與蒼阜於是乃命工人
裁以飾勒因姿象形匪雕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御

世嗣之駿服表駮驥之儀則

車渠椀賦

有序

魏文帝

車渠玉屬也多織理縟文生於西國其俗寶之

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
之獨靈苞華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
似將離而復并或若朝雲浮高山忽似飛鳥厲蒼天夫
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稠稀不謬洪纖有宜

車渠椀賦

魏

曹植

惟斯椀之所生於涼風之後渚采金光之定色擬朝陽
而發暉豐玄素之暉擘帶朱榮之葳蕤蘊絲綸以肆采
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颻而浮景若鷺鵠之雙飛隱神璞
於西野彌百葉而莫希於時乃有篤厚神后廣被仁聲
夷慕義而重使獻茲寶於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妍麗
之殊形華色燦爛文若點成鬱翳雲蒸蜿蜒龍征光如
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驚雖離朱
之聰目內炫耀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超羣寶而特章

俟君子之間宴酌甘醴於斯觥既娛情而可貴故永御
而不忘

車渠椀賦

魏

應瑒

唯茲椀之珍瑋誕靈嶽而竒生扇不周之芳烈浸瓊露
以潤形蔭碧條以納曜喻朝霞而發榮紛玄黃以彤裔
曄豹變而龍華象蜿虹之輔體中含曜乎雲波若其衆
色鱗聚卓度詭常網縕雜錯乍圓乍方蔚述繁興散列
成章揚丹流縹碧玉飛黃華氣承朗內外齊光

車渠椀賦

魏

王粲

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於山岳含陰陽
之淑真飛輕縹與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朗以內曜
澤溫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條達而有文雜玄黃
以為質似乾坤之未分兼五德之上美超衆寶而絕倫

瑪瑙椀賦

陳

江總

翠羽流霞之杯諒無聞於瑋麗豈匹此之奇瓌爰覩殊
特臻自西國狀驚鶴之點漬似遊龍之割刻士衡譬之

雲采中郎羞其馬勒於時北園清夏東閣浮涼山交枝
而影雜水沈葉而流香蟬無風而引短鷺出迴而飛長
副君海滄岳峙紙落金鏘獲阿宗之美寶命河朔之名
觴寶出崑崙之仙阜觴即玄洲之玉酒酒既醉而還年
梳稍酌而延壽仰天縱之體物銘敬器兮何有

瑋瑁梳賦

晉
潘尼

有瑋瑁之奇寶亦同旅於介蟲下法川以矩夷上擬乾
而規隆或步趾於清源或掉尾於泥中隨陰陽以潛躍

與龜龍乎齊風包神藏智備體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
能文若綺波背負蓬萊爾乃遐夷效珍越裳貢職橫海
萬里踰嶺千億挺璞荒巒摘藻辰極光曜炫晃昭爛煥
艷嘉斯寶之兼美料衆珍而靡對文不煩於錯鏤采不
假乎藻績豈翡翠之足儷胡犀象之能逮

琉璃椀賦

晉

潘尼

覽方貢之被珍瑋茲椀之獨竒濟流沙之絕險越蔥嶺
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據重巒之億仞

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與瓊瑤鄰沙棠與碧林瞻閩風
之崔嵬顧玄圃之蕭參於是遊西極望大蒙歷鍾山闢
燭龍覲王母訪仙童取琉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纂
玄儀以取象準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圓成月盈纖瑕
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
澄水不能喻其清剛過金石勁勵瓊玉磨之不磷涅之
不濁舉茲椀以酬賓禁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內徹
清醴瑤琰而外見

水晶盞賦

有序

明
靳學顏

西亭子觴予會景之亭出水晶盞焉命曰子能賦諸顏
唯唯而賦曰

有太陰之凝魄抱玄英之至質發坤藏於重艮托哲匠
而呈則既騁技於刀鋸巧天然而弗飾元精既理於焉
從規馳若遺景駐無藏疵方宜凌厲乎鑿落就執熱而
不融胡浮漚之在掇羌有質而能容若乃瑤宮燕宴桂
館嬋娟闢琉璃之甲帳綴明月之高懸幽蟾散馥素姬

承盤挹上池之靈漿酌明水於金仙席之玄茵薦以蒼
筵覆之冰縠繫以霜綸澄望若空扣泠泠然含有於無
匪色而妍惟德其物御惟哲人

碎琥珀枕賦

以良藥是資奇物非寶為韻

唐

獨孤授

琥珀為枕兮可保而持欲加首兮金瘡是資况無用於
寢戈之日固非全於枕轡之時在寶難求不藉金之堅
也其脆易破無勞斧以斯之豈為我寶用安爾止况將
展轉之狀用救通中之痛分好惡於千歲之姿定剛柔

於一人之捶莫投金柱相如之璧則非不隕霜鋒子雲
之珍焉是夫其鏗然始解發耀騰暉定錨銖詎論乎大
小考多少未極乎精微異色旁分兮渙然冰釋虹光中
裂兮溘爾星飛然後霞彩斷角勢違豈同摘玉之流去
彼取此殊異鼓珠之日辨是與非美夫節彼用物視其
豐約始如席止之珍忽碎封中之藥念刮骨之痛爾將
束手於無為在抗首之時我則曲肱而奚若故遠於患
無或不良叩兩端兮乍疑分寶摧一角兮尚可含章在

目無全似假庖丁之術應手而碎不同石氏之強雖謂
大道不寶吾道則屈固非合散之流不是羣分之物假
以銜將為美絕代稱奇昔為永堅之好今傷善價之儀
偕符氏之堅名果遭貞石同五鹿之神角或遇金鎚猶
能動彩熠熠馳精杲杲難分走海之靈尚認沙洹之寶
徒美夫棄其異而斥其好曾不知失其枕而獲其道

琥珀拾芥賦

唐
何據

天地之根孰知其源條而化化歛爾存存琥珀拾芥鳳

形精叢物之冥會出乎意外於是氣以冥合物由化造
礎因雲以積潤燧取火而就燥伊琥珀之為珠亦鳳形
而吸草既璀璨錯以瓊豔又熒煌而金藻爾乃探其至頤
持其自然手與心愜視與目全美寶擢色以臨矣飛芒
乘虛而附焉此見幾而作問不可省彼因感而應道不
可傳故能異質脗合殊途玄通播形的皦透影玲瓏似
乎月含桂以貞明泉泛籜而映淨雲發彩於虹玉竹乘
陰於鵲鏡虞都尉見而言曰昔者楓丹岸綺松翠山衣

膏淪甘壤珠孕清輝全其真詎蜂巢之所僭守其樸寧
鶴卵之能希進乎潔己一薰一蕪而竝採德以繫物拾
蕭拾艾而同歸且珠之於寶也至貴芥之於草也至微
不以貴而黜菅蒯不以微而替葑菲君無謂我腐為螢
有耀君之經是照君無謂我弱為舟有微君之流可乘
物猶尚爾人亦諒只若泰初之偶蒹葭長公之俯青紫
生芻對如玉之容芳荷被懷琰之士則珠豈草以相期
芥得珠以成美吾乃今知然乎至矣

瑠璃牕賦

以日爍煙融如
無礙隔為韻

唐

王 棨

彼牕牖之麗者有瑠璃之製焉洞徹而光凝秋水虛明
而色混晴煙皓月斜臨陸機之毛髮寒矣鮮颺如透滿
奮之神容凜然始夫創竒寶之新規易疎寮之舊作龍
鱗不足專其瑩蟬翼安能擬其薄若乃孕美澄凝淪精
灼爍棟宇廓以冰耀房櫳炯其電落深窺公子中眠雲
母之屏洞見佳人外卷水精之箔表裏玲瓏霜殘露融
列遠岫以秋綠入輕霞而晚紅滿榻琴書香若冰壺之

內盈庭花木依然瑤鏡之中故得繡戶增光綺堂生白
觀懸蟲之舊所疑素蟾之新魄碧鷄毛羽微微而霧縠
旁籠玉女容華隱隱而銀河中隔幾誤梁燕遙分隙駒
比曲櫺而頓別想圭竇以終殊迴以視之雖皎潔兮斯
在遠而望也則依微而若無由是蠅泊如懸蟲飛無礙
光寒而珠燭相逼影動而瓊英俯對不羨石崇之館樹
列珊瑚豈慙韓嫣之家牀施玳瑁如是價重瑣闥名珍
綺疏徹紗帷而晃朗連角簾而清虛倘徵其形王母之

宮可匹語其巧大秦之璧焉如然而國以奢亡位由侈
失帝辛為象箸於前代令尹惜玉纓於往日其人可數
其類非一何用崇瑰寶兮極精竒置斯牕於宮室

珊瑚樹賦

唐

仲子陵

珊瑚生矣於彼滄溟稟精於天地之氣擢秀於魚龍之
庭含九泉之滋液冠百寶之神靈在涅不緇旣同象玉
之潔有枝無葉亦如見樹之形當其萌芽欲成根抵初
結同堅冰之有漸類陰火之潛爇瓊枝碩茂鐵網森列

貫織目而玲瓏映重泉而昭晰海人於是方舟以進拭目而觀牽夫密網出彼清瀾潤奪白虹之氣光連赤玉之盤厥價伊何有逾於琥珀其色則爾取類於鷄冠及夫漢帝思仙神君降質堂惟大小帳有甲乙植以珊瑚之樹綴以明珠之寶何幽茂以凌秋獨青蔥而照日亦有王家貴戚石氏財雄爭豪世上使氣胸中視珊瑚之若芥運如意以成風彼植之為貴此碎之又何謂諒無補於經綸徒見稱於祥瑞今也聖人御天所寶惟賢斂

雲物之容不書於策斲珠玉之脛而沈於泉車有龍首
鸞衡不以珊瑚為柱馬有乘黃茲白不以珊瑚為鞭故
雖古人之所貴獨吾君能舍旃

通犀賦

以溫潤而澤厥
文自然為韻

唐

王 損

犀有異角其名通天外徑挺以孤聳內清明而自全匪
刻匪雕既含章而無隱如追如琢亦通理於未然當其
遠徵搜備琛賁得自烏鳶之野斷以龍泉之刃瑟兮素
理如線之狀既呈灼爾清光似玉之形方潤豐下銳上

勢圓質峻儻成象以表奇必駭鷄而取信明徵以驗分
割是資美勝截肪之日珍逾剖蚌之時素光的的而中
貫玄彩規規而外滋良玉無瑕既呈奇而異矣白圭有
玷將配美兮遠而故其分堅貞比金石光通上下色潤
膏澤透掌而纖粟必分窺天而秋毫不隔况本精粹蓄
綢緼依稀象物皎潔成文或似雙魚映綠水而鬢鬣皆
見偶成孤鶴翔碧霄而羽翮斯分則知變態不恒衆美
難越契人情之用矣豈天意之貽厥故能貞而不變明

而不昏粲竒文之炯炯暢美質之温温則貝有文兮不
必為異義列卦兮何足而論究其所然徵其所自雖常
情難得之貨蓋造物偶然之意何異夫筆誤點而狀蠅
蟲食葉而成字若然者則文犀之美故不足為瑰異

擣素賦

漢
班婕妤

若乃廣除懸月暉木流清桂露朝滿涼襟夕輕改容飾
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
若乃盼睐生姿動容多致弱態含羞妖風靡麗於是投

香杵叩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桂由貞而
響沈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調非常律聲無定
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颺之近遠或連躍而更投或暫
舒而長卷侈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
縫庶見跡而知心計修路之遐復恐芬芳之易泄書旣
封而重題苟已緘而更結

擣練賦

唐
魏 瓘

細腰杵兮木一枝女郎砧兮石五彩聞後響而已續聽

前聲而猶在夜如何其秋未半於是拽魯縞攘皓腕始
於搖揚終於凌亂四振五振驚飛鴈之兩行六舉七舉
遏彩雲而一斷隱高閣而如動度遥城而如散夜有露
兮秋有風杵有聲兮衣有縫佳人聽兮意何窮步逍遙
於涼景暢容與於晴空黃金釵兮碧雲髮白素巾兮青
女月佳人聽兮良未歇擘長虹而乍開凌倒景而將越
是時也餘響未畢微影方流逶迤洞房半入宵夢窈窕
閒館方增客愁李都尉以胡笳動泣向子期以鄰笛增

憂古人獨感於聽今者况兼乎秋屬南昌舊幅東魯前
丘昇黃綬之堂論文謝賈入素王之廟捧瑟齊由願君
無按龍泉色誰道明珠不可投

繡賦

梁
張率

尋造物之妙巧固飾化於百工嗟莫先於黼繡自帝虞
而觀風雜藻火與粉米鬱山龍與華蟲若夫觀其締綴
與其依放龜龍為文神仙成象總五色而極思藉羅紈
而發想具萬物之有狀盡衆化之為形既絳華而稠彩

亦密照而疎明若春隰之揚蘓似秋漢之含星已間紅
而韻紫亦表玄而裏素間綠竹與蘅杜雜青松與芳樹
若乃邯鄲之女宛洛少年顧影自媚窺鏡自憐極車馬
之光飾盡衣裳之妖妍旣徙倚於丹墀亦徘徊於青閣
不息末而反本吾謂遂離乎澆薄

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

唐

張何

粵惟姑洗應律勾芒御辰鴈橋風暖犀浦花新疊嶂紫
郭長楊映津軒車照地士女驚人風土堪樂山川可珍

歲時不殊於荆楚形勝有類夫咸秦晚景彌秀晴江轉
春即有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織迴文之重錦豔傾國之
妖質鳴梭靜夜促杼春日布葉宜疎安花巧密寫庭葵
而不欠擬山鳥而能悉績縷嫌遲嘖蛾慕疾乍離披而
成段或煥爛而成匹言濯春流鳴環乃出於是近深沈
傍清泚朱顏始映珍篋方啟其始入也疑芳樹影落澗
中少將安焉若晴霞色照潭底奪五雲長風未散泣百
花微雨新洗爾乃曝林崖出泉洞遲日徐轉和風緩送

稍變迴鸞全分舞鳳戲蝶時遶嬌鶯欲弄乘春景而方
收俟王正而入貢懿其彩色足重鮮明可嘉青為禁柳
紅作宮花能使衛尉縈障夫人飾車郎官居而列宿郡
守衣而還家若夫齊紈之與楚練豈非細縠之與輕紗

迴文錦賦

以文思精絕古
今傳賞為韻

唐

張仲素

昔竇滔之于役從軍伊少婦兮玉潔蘭薰對鳴機以抽
恨織美錦而成文攢萬緒之荏苒揉衆綵之細縕腸迴
而綠字初結髮亂而青絲共芬萋兮斐兮常屬思於黃

絹不日不月長寄懷於碧雲其始也軫蕙心蓄藻思披
黃流之渥彩等後素之繪事循環而覽夫言豈一端宛
轉而求則韻皆居次寫別既久怨心有盈錦霞駁而增
麗詩綺靡而緣情自發於巧心素手何慙於墨妙筆精
當其用寄遠方臨風載閱跡類雕蟲文如委纈既連珠
而復貫又通理而不絕居人言念緘萬恨而在中君子
置懷字三歲而寧滅是繹是尋攻乎織紵宛而成章見
色絲之麗永以為好表美人之心儻或以新而代故豈

殊陋古而榮今黼黻不同愁閱目而等耀彩章自異懼
讒口之見侵況復委篋多年化塵千古方爛兮如在復
燦兮可覩藻豔波旋環迴輻圓蘊四愁而難解煥五彩
以相鮮猶或踰繡段勝彩牋貴以文自奪鴛衾之價贈
乎遠無勞鴈足之傳且物在人亡留思長想謂其文之
著也可卷而懷謂其製之貴焉乃攄而賞若知七襄之
非匹豈玉案之虛往

迴文錦賦

以文思精絕古
今傳賞為韻

唐

皇甫威

彼美人兮懸隴雲念塞上之征客迴機中之錦文千里
馳心十年誓志相關山之延夢託丹素而垂意札札鳴
杼紛紛積翠梭曳緒而龍迴錦披雲而鳳至情生萬象
功歸一致綠為芳草怨王孫之不歸紅作鮮花發美人
之幽思懿夫達其意者在乎誠為其藝者貴乎精顧異
物之可賞諒同心之所成離披而芳樹搖影煥爛而明
霞近榮振素手以鳴機蘭閨霜集斂翠蛾而績縷紗牕
月生則知妙極十全才先一絕旣以彰其意亦以表乎

節類乎錦卓氏服以妍精言乎詩謝女慙乎清切稽六
義而不忒方百花而迴別心惟念遠將績縷以同營字
是迴文與愁腸而共結成乎手發乎心銳精思而在今
方之紈比之素積玄功而冠古笑草露之輕薄勝林花
之新吐宛矣麗矣錯金彩以成章寂兮寥兮零玉筋而
如雨於是披閱風前光文爛然百花互進五色相宣文
彬彬而愴矣彩重重而恨焉匪類雕蟲工乎織豈徒悅
目寄乎邊寫片心之贈遠代尺素之相傳一則託乎情

一則存於想謂乎錦也可裁心乎足賞君乎君乎發絨封知精誠之不爽

臨風舒錦賦

以賦之明麗當如此為韻

唐

閻楚封

風響清韻錦明色絲閱攢花之麗綵當偃草之驚時拂袖而起翻光益滋始暉暉之展也俄習習以動之且爛兮則舒爰假不周之力及斐然而異誠同絕妙之詞爾其黼黻言開浸淫遠度蘊鳴梭之巧思比擲地之麗賦暉光亂起如蕩漾之波翻彩狀閑飄若逶迤之霞布觀

夫引曳交映彰施煥盈當大塊之初發遇迴文之已成
奪雲彩曜日晶激颺颺而愈疾動獵獵而增明向水而
搖似挂帆之欲去當筵而列謂施障之將行況復入座
輕冷橫空掣曳當蜀郡之新濯擬潘文而更麗網緼乍
舉時牽素手之中煦嫗潛來遠自青蘋之際晚映花戶
暗臨洞房簌煙暉之照灼騰藻豔而飄揚裊輕吹鑠流
光扇涵和而迴觸攄炳麗而前當五色相宣喻體物之
詞彩八風迭起駭織文之鳥章且蕭颯初戾紅明正舒

照瑣牕而粲矣煥雲幄以暉如彩曜克宣諒本因於剪
飾精華可翫終亦藉其吹噓是知修時者莫貴其精微
製錦者莫尚其綺靡善染翰之瑰麗狀臨風之旖旎
哉文之義也諒發明之在此

海人獻文錦賦

以珍物時來以
應君德為韻

唐
李君房

彼潛織兮泉室之人曳文綃兮結冰縷灼錦彩兮照花
新背窮海以入貢望君門而效珍於以獻之爰彰至德
非同恍氏之練更異仙家之織臨風始啟全含琪樹之

芳向闕爰開遙寫蜃樓之色固竒工之所就豈常情之
可識當其綵縷方織鳴梭靜聞絢霞光於陰火綴縹藻
於卿雲舞鳳翔鸞乍徘徊而撫翼重葩疊葉紛宛轉以
成文疑映地之花折似飲渚之虹分弄杼斯成旣呈妍
於泉客垂衣可仰欣有奉於明君啟瑤緘而駭視方霧
縠而難擬離披耀彩臨玉砌以蓮舒燦爛生姿映金門
而霞起固將保其所異孰能識其所以投熾焰而靡燎
為灰濯清流而不濡於水原夫獻琛方至捧篋爰來臨

虛庭而障倚俯洞戶以屏開蝶翩翻而誤起鳥盼睐以
驚迴物無情而自感化有孚而斯應以文為貴寧同巷
伯之詩表德方來且異美人之贈非同禹貢不謝堯時
對天庭而照燭向麗景而歲蕤皎潔凝光爰識冰蠶之
緒霏微發色不惟園客之絲旣而煥彼文章作為黼黻
方可重於達人寧有譏於翫物

冰蠶賦

以凝沍之境成
彼奇彩為韻

唐

王起

懿北極之寒勁有珍蠶之處冰匪柔柔之是食匪幽室

之是憑託彼峨峨且不資於春煦抽其曳曳自有樂於
陰凝既違燥而就溼知同類而殊能爾其玄律窮芳歲
暮百谷風壯羣川冰固遊片片之凝光映重重之積素
十畝之間兮洩洩何勞六尺之內兮涓涓正汙既苦寒
而不倦將載績而是務觀夫如臨如履經之營之隔皚
皚之積冰吐漠漠之輕絲朱綠曳而愈出黼黻成而是
資煥乎有章豈寒女之能得超然獨處信夏蟲之所疑
淋漓未泮組織方逞匪縲於盆匪懸於井蠶事登矣必

因之而剖冰繭稅求焉將取之而越境豈比夫風戾之
所生歲單之所成蠶月而方育蠶器而見營安能苦其
節履其貞窺之有戰戰之色取之有冲冲之聲匪樹而
遊奚感仙而化不筐而績奚假蠓為名宜乎海人見彩
堯帝斯呈伊蠢蠢之繁委實生生之殊詭鼠遊冰下我
亦來思龜生火中吾乃異彼況乎雪霜是履鱗角多奇
若解以東風或泉魚而共躍藏諸北陸幸凌人之見知
宜乎含章勿改牽絲有待儻來獻於九重必相宣於五

彩

海人獻冰蠶賦

以四夷即敘海
不藏珍為韻

唐

張良器

圓嶠之山兮迴躑遐壤旁臨窮海嘉冰蠶之底貢彰遠
人之無怠原其稟氣斯異含靈有待鱗角是帶育七寸
之殊形雪霜載加發五彩之異色資纖縷以成績弄杼
攸勤美重錦之可持女工能即施勞且異於三盆為用
寧同於五絨致美之厚罔差其妍不入獻之光必資於
善良驚楫云邁懿筐是將涉三山之重阻辭萬里之遐

荒越溟漲屆帝鄉昇玉殿薦君堂示彼有誠則申屈膝
之贄樂我無事願克垂拱之裳蓋威靈之有及故珍物
之不藏懿乎生乃因地育乃非時四氣平分屆嚴冬而
成止五方異俗在中國之莫為自堯年而效美暨今日
而來思足以彰德風之普洽表王道之清夷不然則修
路崎嶇洪漣澍澦較道里而累億罹寒暑而數四匪化
理而無虞曷員來之可致彼躬桑載育獻繭為均浴濯
龍之水漲川館之春而後羅紈是績筐筥攸陳固在常

而可悅殊自遠而為珍是知化之所被物無不臻德之
所加人無或阻託茲賦以極思臻皇猷之焯叙

海人獻冰紈賦

以四夷即敘海
不藏珍為韻

唐
韋執中

憬彼員嶠兮阻夫窮海厥貢冰紈兮備諸渥彩產非中
夏故致用之所資來自殊方表懷人之斯在然則蠶雖
土育紈實人力稟鱗角以成質則或屈或伸因冰雪以
爽容而匪雕匪飾作九服之上貢應五方之正色雖寒
暑鱗次必藉至陰之時而風土所宜則異中和之域既

生既育是準是則諒因時之所致實希代之莫識所美
夫得之斯難所貴夫遠而能即亦由我后洪化浹洽淳
風遐被方五帝而可六比三王之可四是使貢獻遠物
德格異類爰發跡於僻界肆涉遐而執贄獻土地之所
生攜篋筐之云洎亦既覲止侯其孔臧不灼不濡將火
鼠以比義或朱或綠豈橦花之足方既同練雲繚繞而
交映又似仙花曄曄而含芳間袞龍以發色集黼黻以
成章昔苞茅不貢昭周室之壞法今冰紈入獻覩邦家

之耿光非夫混一車軌茂育華夷何則不遠其遠獻茲
在茲既有勞於跋涉亦多歷於歲時標為貢首雖一時
之可不獻於君所知四方之咸叙是則其求匪易其用
何珍儻見加於剪拂庶暉光之日新

鮫人賣綃賦

以難得之貨色
如輕霧為韻

唐

馮宿

彼巨海兮鮫人是居作輕綃兮厥狀紛如不日而成固
可卷而懷也候時將見期善價而沽諸出波心而月彩
相絢映泉室而雲陰乍虛其來不測其麗何極行市道

而莫知訪人寰而未識非運思於文繡詎用功於紡織
足使大賈慙容衆珍掩色豈重錦之云比諒千金而求
直夫鮫者水府之所生綃者鮫人之所成竒貨聿來寧
假手於蠶績變形斯至非挂籍於王征方霧縠而猶薄
擬冰紈而更輕苟未知而不售恒固執而潛行皓如凝
露紛若遊霧爰潔爾容不愆於素質初階於蜃蛤名不
登於貢賦知慢藏誨盜哂泉客之遺珠悟冶容誨淫恥
風人之抱布偉夫遊洞穴媚清澗趨市人遠凌波路難

貴樸全真詎闕乎日浴出潛離隱豈效於泥蟠且深不
可測赤水之珠求得徃莫可追漢臯之佩且欺是綃也
成於無朕動若隨時辭海底之潛處赴日中之會期屬
吾皇斥無用之寶賤難得之貨徒待價而稱珍庶轉身
而遠播

奇布賦

有序

魏
殷 臣

惟泰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滕侯作鎮南方余時承
乏忝備下僚俄而大秦國奉獻琛來經於州衆寶旣麗

火布尤奇乃作賦曰

伊荒服之外國逮大秦以為名仰皇風而悅化超重譯
而來庭貢方物之綺麗亦受氣於妙靈美斯布之出類
稟太陽之純精超常品乎意外獨詭異而特生森森豐
林在海之洲煌煌烈火焚焉靡休天性固然滋殖是由
牙萌炭中穎發燼隅葉因燄潔翹與炎敷焱榮華實焚
灼萼珠丹輝電逝彤彤星流飛耀衝霄光赫天區惟造
化之所陶理萬端而難察燎無灼而不焦在茲林而獨

昵火焚木而弗枯木吐火而無竭同五行而竝生與大
椿其相率乃採乃析是紡是績每以為布不盈數尺以
為巾帔服之無斲既垢既汚以焚為濯投之朱爐載然
載赫停而冷之皎潔凝白

御定歷代賦彙卷九十八

謹案卷九十七第六頁前五行豈泥滓而有儔按
河東集有作為

第十二頁後四行以積賢為寶按會昌一品集積
作得

第十二頁後五行至于仲尼為佐按會昌一品集
為佐作無信

第十二頁後六行聖人之鎔範也取類按會昌一
品集取類作如是

卷九十八第二十五頁前三行赴日中之會期按

文苑英華注未見之字官韻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騰錄監生臣江潮